

四川鹽法志

四川鹽法志卷十一

轉運六

濟楚上

雍乾間兩淮鹽賦甲天下而取於湖北者常半其時
湖北荆宜兩府無日不以川私爲言暨東南兵事起
舉一省淡食之民待蜀以贍淮鹽遽蹶而不可復振
當咸豐三年粵賊徧大江南北淮鹽運楚道阻於是
幫辦湖北軍務羅繞典始奏借川鹽潞鹽以濟事下
湖廣四川總督會議湖廣總督張亮基議以蜀鹽質
良且近楚較潞鹽爲宜應設局巫山先借二千引出
四川委員運至巫山縣付局轉運湖北是時鄂事亟

亮基以鹽少價昂旋議委員持印文赴川覓引配鹽
又議由楚招商給票赴廠納課買鹽皆格不行於是
戶部議仿明王守仁立廠抽稅法隨商民販鬻勿庸
官運但扼要隘設關權稅率十取一二禮部尙書徐
澤醕奏請飭部先察明湖北額銷引幾何由川增引
運行戶部以爲湖北歲銷淮引五十五萬三千五百
餘道四川歲有餘引五千道今所行二千引不及半
必私多故四川宜於夔州府巫山縣湖北宜於宜昌
府巴東縣駐道府官商民鹽至則權稅給引否則擇
鹽贍之井增引運濟兩者擇利而行之四川總督裕
瑞議引不宜遽加輒以票代引先稅後票竟無效四

年總督樂斌始如戶部初議檄鹽茶道蔣琦齡至夔州府設關卡委員徵收凡無引餘鹽率百斤取銀一錢三分歲可得銀十二萬兩未幾官商因緣爲奸歲入僅一二萬兩是時湖南亦奏請借食粵鹽然價貴味又不中食於是川鹽順流而下竝及岳州常德澧州十年總督曾望顏始檄川東道王廷植於重慶增權渝釐旣又於自流井增權廠釐兩者歲入常六七十萬云

羅繞典奏畧查下游淮鹽阻滯鹽價增昂尤應暫准川鹽潞鹽接濟庶小民無虞淡食俟下游賊氛已靖然後再復舊規 戶部議畧查羅繞典請以

川鹽潞鹽接濟湖北民食與湖南省之請借粵鹽情事相同應令遵奉

恩旨辦理惟民食固當接濟而

國課尤宜統籌總冀以川潞兩省之溢銷藉補淮南額課之不足方不致額此失彼轉便私梟之浸灌其應如何官爲撥運如何加引徵課以至設卡分銷派委員稽查種種事宜應令該省迅卽妥籌咨報核辦並

勅下四川總督山西巡撫督率各鹽道稽查借運湖北鹽斤引數一面咨楚一面報部以便稽核勿任私販乘虛而入盡撤淮鹽藩籬轉瞬逆匪盪平仍

復舊規以昭法守 張亮基奏略湖北一省除施

南一府六縣及宜昌府屬之鶴峯長樂二州縣例
食川鹽其餘州縣例食淮鹽由儀徵溯江而上經
江南安徽各州縣境入楚自粵逆竄擾江路梗塞
轉運不前票商裹足鹽船潛蹤小民無從購買淡
食堪虞若不等議變通徒滋私梟攘奪之風小民
困弊日甚地方情形將更有不忍言者臣等前准
幫辦軍務雲貴督臣羅繞典移咨當卽會籌辦理
查湖北迤北襄鄖一帶與潞鹽引界相近迤東荆
宜一帶與川鹽引界相近東北羅田麻城黃安一
帶與淮北引界相近當此淮南片引不到之時亟

籌裕課便民之策自非借銷鄰引不能然於權宜辦理之中求其變通盡利則無有如借銷川引之善者潞鹽由豫入楚水陸舟車腳費甚鉅淮北引鹽由安徽北境陸路入楚山嶺重疊轉運殊難且淮北山西程途遠隔緩不濟急惟川鹽由船裝運從長江上游順流駛下山沙市漢口分運各州府縣口岸處處可通鹽質既良腳費又省轉運既易成本又輕較之借銷潞鹽淮北鹽其便利相去何啻霄壤但自賊匪竄擾漢口票販及各巨商大賈久已逃避他方此時招商領運無人承辦業經委員設法招集尙無回楚確耗而民食又萬難刻緩

現在司道庫正雜各項俱已蕩然無存籌辦官運又苦成本無從設措仰懇

勅下四川督臣飛飭鹽茶道借撥川鹽二千引仍照川祖川包趕緊委員裝載運至巫山由楚省委員設局驗收押運來楚以濟急需至應納鹽引正課及川省成本水腳委員薪水等項均由湖北鹽道督同委員按引提存解交四川臣等斷不任其稍有稽延貽累鄰省所有設卡緝私到岸發賣各節已飭藩臬兩司鹽道協心妥議再爲核定一俟賊氛掃蕩江路廓清卽仍改食淮鹽以符定例事由官辦欲止卽止不致開後來浸灌之端現在食鹽

短絀已極民間迫不及待臣等一面奏明請

旨一面飛咨四川督臣迅速借撥引鹽委員解楚暫資
接濟 又咨畧粵匪竄踞金陵鎮江各處江路梗
塞淮鹽片引不至楚省淡食堪虞前經本署部堂
奏准借食川鹽查陸引一引不及水引十分之一
湖北全省改食川鹽陸引二千不敷數日銷數現
在湖北需鹽甚急而川鹽來源絕少卽陸引到齊
數日後又將告乏請煩查照速飭鹽茶道徧諭川
省鹽場卡巡各文武知悉嗣後遇有楚省商販持
票赴場納課買鹽請卽驗明放行勿許刁難指索
以裕

國課而濟民食 裕瑞咨畧查來咨楚省商販持票
赴場納課買鹽卽驗明放行則應配何廠之鹽旣
無定所究行若干之票亦無確數一任奸商私販
串通廠員作弊曾否納課亦無從稽查其窒礙難
行之處較前咨所議執持總局印文覓引配鹽尤
甚卽令照川省章程赴道呈辦而滯引尙有一定
之數票則隨發隨有販運出川過多殊於川省民
食有礙似仍以撥滯引配運較爲妥善 張亮基
奏略竊上年淮引中梗民苦淡食前在湖南巡撫
任內請借粵鹽以濟民食嗣臣蒙

恩署理湖廣總督因湖北食鹽絀乏亦奏請借銷川引

均先後奉

旨准行各在案茲據廣東咨覆單內每包通計已合銀五兩八錢一分七釐每斤合銀三分八釐七毫八絲一忽四微照市價扣錢七十七八文不等尙有樂昌收秤運鹽解課設局起倉辛工飯食銀一切經費均未攤入大約合計發交商販每斤須八十餘文始可無虞虧折商販運銷各處口岸各埠店分售民間每斤又須沾潤數文是民間買食每鹽一斤須錢九十餘文較之現在民間買食粵私市價幾多至一倍有餘此粵東官鹽難銷之實在情形也川鹽成本課額臣不知其詳昨據四川兼署

督臣來咨在餘引內動用二千張鈐蓋陸引字樣查陸引僅四包較水引斤重不及十分之一湖北省民食所需區區陸引兩千奚裨百一且據川省鈔示片奏此次採買成本運腳等項約需銀二萬兩計每引須銀十兩將來到楚銷售價值視川私亦昂貴倍蓰此又川省官鹽難銷之實在情形也從來裕課之道莫要於緝私而蔽私之方莫先於減價小民計及錙銖萬無含賤食貴之理商販操贏逐利亦萬無貴買賤賣之理成本輕則民盡食官鹽而課自饒成本重則民爭食私鹽而課自絀兩湖行銷淮鹽引地最廣今因淮引不至借銷

川粵官鹽是

國家鹽利雖失之於淮南猶可收之於川粵如果成本輕減經理得宜不獨億萬窮民共霑樂利且當此軍需匱乏搜括無從與其行一切權宜之政擾攘而無補時艱曷若求調劑之方挹注而可期實濟今川粵兩省官鹽價值較私鹽貴幾倍餘勢不至驅民食私不止查粵鹽每鹽一包完庫正款只須銀一兩零九分七釐零而商支外款則遞加至三兩一錢三分實較正款幾多兩倍川鹽在本地買食每斤不過十餘文卽外款運腳加至一倍亦不過二十餘文今

國課不因借銷楚省而議加而各款反因廣銷鄰省而增長是無益於

國而徒有益於商也伏懇

勅下廣東四川督臣飭屬從長計議將商支外款各項大加刪汰務與私鹽價值足以相抵申嚴場竈售私官吏朘削之禁以清其源 戶部議畧查川省鹽引例無定價惟該省陸引行鹽四百斤徵稅銀二錢七分二釐四毫科則甚輕據原奏稱川鹽在本地每斤不過十餘文卽外款運腳加至一倍亦不過二十餘文上下何至成本需銀十兩顯係官吏商人因鄰省借銷浮加諸費應令四川總督

飭屬詳查大加刪減委員趕運赴巫山交楚以濟民食其楚員接運一切腳費亦不得濫行開銷總之節費以輕本減價以敵私均屬目前之要務如果辦理得宜除此次借運外自無難源源接濟以川粵之溢銷借補淮課之不足實於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當賦課支絀之時各該督身膺重任務期同心共濟全局通籌儻各懷此疆爾界之分以致借運不行鄰私充斥則責有攸歸矣再兩湖淮票不前本處民販未必不變而爲私販況湖南之桂柳等州湖北之荊宜等府向爲川粵鄰私所浸灌今因借運兩省引鹽設或巡防偶疏尤

恐私鹽乘虛闖入致撤藩籬應令兩湖兩廣四川
總督嚴飭該屬認真查拏堵緝務令私梟斂迹不
致別滋弊端以利疏銷而肅鹺政 戶部奏略據
湖廣督臣張亮基奏稱湖北借運鄰鹽其成本均
較市價昂貴倍蓰經臣部議川粵兩省將商支外
款大加裁減查官鹽之貴總由官吏巧立名色層
層剝削以至末大於本到處滯銷今川粵官鹽昂
貴即使按數減半亦僅足以蔽私於楚岸淮課絲
毫無補是鄰鹽由官借運其無益而難行已可概
見查原奏稱湖南桂柳永州湖北荊宜兩府向爲
私鹽浸灌今官鹽雖借運而不行私鹽更暢銷而

爭赴藩籬一撤盤踞倍深卽江路將來肅清而兩湖南北亦爲私鹽淵藪非復淮南引地矣臣等體察湖廣鹽務情形惟在權宜辦理不可拘執蓋由官借運則價貴而不能勝私曷若化私爲官則價平而兼可濟課擬請除川粵已經借運楚省引鹽照臣部所議將商支外款大加裁減外此後湖南湖北需鹽接濟應仿明王守仁立厰抽稅之法凡川粵鹽勛入楚無論商民均許自行販鬻不必由官借運惟擇楚省堵私隘口專駐道府大員設關抽稅或將本色抽收或令折色輸納均十取一二以爲定制一稅之後給照放行由各該省妥立章

程奏明權宜辦理惟抽收則偷漏賣放在在宜防
是在各大吏不拘執不畏難行之自有實濟再查
湖南藩司徐有壬精於籌算相應請將楚岸抽收
章程責成該藩司相度機宜悉心籌辦以求實濟
並懇

勅下四川廣東各督撫招徠商販運赴鄰封此項鹽
勛既不在本省引地銷售應令減半完交正課其
商支外款不得私毫攤派以輕成本

咸豐三年

徐澤

醕奏略四川鹽務曾經臣於道光三十年十月間
將歷年未繳殘引二十二萬八千餘張嚴行勒限
追繳以杜影射行私之弊復將歷年積欠課銀二

十三萬七千餘兩統限二年完清其從前未行滯引分撥暢銷商岸代行按年代完積欠各在案並裁汰陋規以紓商力自道光三十年至咸豐二年已漸有成效竊惟川省鹽務從前滯銷半由於殘引不繳吏役扶同奸商藉以行私半由淮鹽運行兩湖而糧船復夾帶私鹽沿途銷售今淮南之鹽路阻梗既不能行運兩湖又無糧船夾帶偷售則川鹽自必大爲暢銷因訪川省產鹽較旺地方竟有每日所煎鹽觔尙不敷所售者因由經理未能得宜亦因現在淮鹽不能行兩湖耳當此暢銷之時每年所領額引必不敷用若不嚴禁夾私兼籌

裕課則暢銷之利盡歸於下殊非因時制宜之道
相應請

旨飭部查明兩湖每年額銷引張共有若干並令該督
查明現在情形由川江運往兩湖鹽觔既屬踴躍
則引不敷用應如何請增引張以濟民食以杜私
販並運商夾帶之處詳悉確查據實陳明辦理俟
運道無阻兩淮鹽務照常運行卽將所增引張停
止以復舊制 戶部議略查兩湖額銷淮鹽七十
七萬六千六百餘引內毗連四川之湖北額引五
十五萬三千五百餘道現因淮鹽不到借運川鹽
而川省僅借陸引二千張不及百分之一其爲私

充官滯顯而易明該尙書訪聞川省產鹽較旺地方竟有每日所煎鹽觔不敷所售者則額引自不敷用必當有增引裕課之益顧何以該省現存餘引五千道尙不能盡數銷售而撥借湖北之引並未及餘引之半探原其故總由井竈利於得價而售私小民利於賤食而買私官吏利於賄縱而徇私迨至鄰封借運則又奇貨可居價值昂貴而遂不足以敵私今欲冀川鹽之增引裕課當先令川鹽之化私爲官查四川夔州府屬之巫山縣與湖北宜昌府屬之巴東縣壤地相連凡川私船隻順流而下勢不能越巫山而飛渡若於此處扼要設

卡專駐道府大員凡遇私販過卡但按正引科則收取稅銀卽便給引放行無論軍民均許自行販鬻一稅之後不准胥吏再有絲毫需索違者以贓論此化私爲官之一法也再川鹽產之於井通省原額鹽井八千八百三十三眼按井眼鍋口各分上中下權課是產鹽之盈虛運銷之暢滯一目了然非如海濱之散漫無稽者可比若於井竈旺銷之處酌加引張除正課之外不再加分毫則商販自必不脛而走此又化私爲官之一法也封疆大吏果能目擊時艱上籌

國課督率屬吏激發天良認真經理自不難於措手

該尚書徐澤醅曾任四川總督所奏自係實情應請

旨敕下四川總督裕瑞迅飭鹽道清安泰按照該尚書原奏及臣部指陳各情力求化私爲官增引裕課之法速議章程奏明辦理當此軍需孔亟帑項支絀之時該督身膺重寄務期設法通籌於

國計民生實有裨益勿任奸商貪吏扶同影射坐視利歸於下而不爲挽救則尤臣等所跂望而未能

遙制者也

咸豐四年互見徵權變稅

咸豐七年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以鹽運全操之商豐歉不時慮難終恃計湖北月銷水引九

百道爲分二百引歸官運以道府一人駐川省就月
協楚餉三萬兩作運本專運富順鹽其七百引仍聽
商運官商並行奏入事下戶部議行再下四川力減
成本四川總督吳振械議勿專撥富引恐礙正額請
酌撥各屬滯引並兼配犍富二廠花鹽巴鹽稅釐徵
收如例旣而各商爭趨以積引改代往濟正引轉閣
總督王慶雲始檄鹽茶道張思鏜截止專行餘鹽卒
不果詳見
積引

官文胡林翼奏畧竊照湖廣兩省自准鹽阻絕以
來鹽法遂無章程惟藉鄰省商販陸續運到以濟
民食查潞粵各成本較昂運販止及近邊未能行

遠惟川鹽一水可通成本較少是以近年兩省食鹽實以川鹽爲大宗咸豐三年前署督臣張亮基奏請借撥川鹽引張派員督運著有成效因粵匪上竄遂未續請嗣後兩楚食鹽皆係私商運販經川省之夔閬楚省之宜昌沙市抽提課稅後卽准作爲官鹽任其所之約計入楚之鹽以旺月計算每月約合川省水引九百餘張此項鹽斤固未定有額數亦未給有引票惟視楚省鹽價之長落以卜來鹽之衰旺鹽之來楚與否其權皆操之於商販不統於官利權下移無此政體萬一奸商欲操奇贏相率一月不前民間卽虞鮮食臣等自省垣

克復後卽再四籌商擬仍援張亮基借撥川鹽之
案而稍變通其法改爲官運官銷仍不奪商販之
利以每月銷鹽九百引計算擬按月官運川鹽水
引二百張餘七百餘引仍聽商販自運由楚省派
道府大員至川會同川省委員按月督運仍照川
省章程完納引課到楚後另派公正委員勒限督
銷其運鹽資本卽由川省協濟楚餉內按月發交
駐川委員承領運辦通計四月報銷一次其所銷
鹽價並所獲贏餘一併解赴大營作爲軍餉似此
通融辦理其利實有數端民運衰旺不常官運源
源不竭此一利也經理得人則贏餘頗厚以實軍

儲此三利也川省濟楚軍餉盡作鹽本在川省所
籌仍不過照向月之數而楚省所獲較豐此三利
也南省米多而缺鹽北省鹽多而缺米運鹽易米
以作軍食此四利也民運其七而官運其二既非
占民之利且商販得隨官運可免痞徒訛詐之虞
此五利也鄂省一隅之地民力彫殘餉項日絀凡
有資軍餉之事幾於搜索殆盡此尤便民而不病
商實可萬全無弊如蒙

俞允卽求

勅下四川督臣按月借撥楚省富順廠鹽水引二百
張交楚省委員承辦並就近將濟楚月餉發交委

員收領以免往返解運之煩 戶部議畧查運銷之暢滯首在成本之輕重富順水引一張捆鹽八千斤額徵雜課銀九兩六錢核計每百斤僅該課銀一錢二分此外只有價銀腳費並無別項開銷湖北借運川鹽係於無可籌畫之中力求可以經久之道應請

旨勅下四川總督將川鹽成本據實核計除正雜課款鹽價腳費照章科算外其餘外支課款不准絲毫攤入以期成本輕減可以源源接運庶於鹽務軍儲兩有裨益至所稱大利數端係指辦理成效而言如果經理盡善自可美利兼收但行鹽常法私

鹽多則官鹽滯今楚省每月約銷水引九百張官
運其二民運其七是官運有額引民運並無定數
當銷暢不能杜私鹽之紛沓而來及銷滯又難保
官鹽不減價而售其如何分別行銷防其流弊之
處原奏未經議及應令該督撫於籌畫運銷章程
內一併詳議奏明辦理 吳振械奏畧當此經費
支絀之際自應同心一意力籌救補不能稍存畛
域之見其中稍有窒礙者亦當斟酌變通以期妥
協如原奏內稱每月借撥富順水引二百張原可
照數借撥惟富順僅有行銷計岸陸引其所領水
引概係額行黔邊若全動撥必致有悞黔省民食

轉貽顧此遺彼之虞臣與鹽茶道悉心籌畫擬於各屬滯引內每月提撥水引二百張發交楚省委員承領採買蓋川省行銷各岸則有暢滯之分而委員持引買鹽則並無彼此之別也又如專指富順一廠採買恐形擁擠且易啟竈戶居奇昂價之漸不若令楚省委員分赴犍爲兩廠按引採買巴鹽花鹽運楚行銷較爲妥善捷便所需成本卽將司庫月撥楚餉三萬兩內按月照數先期發給楚省委員領辦免悞急需俟辦理著有成效餉需充裕卽將川餉停止所有正雜課款按照科則完納外現在川省廠局抽收釐金實因川庫頻年動撥

各省軍餉辦理防堵等項不能不賴此湊集以資接濟所有借引運楚之鹽自應一律抽納方可折服川省商竈之心俾免藉口而撥解亦不致有違悞核算水引一張按照道光三十年定章計捆巴鹽八千斤花鹽一萬斤富廠例徵正雜課銀九兩六錢隄廠例徵正雜課銀六兩三錢廠局每引抽釐銀八兩其餘外支各款不准絲毫攤入仍由鹽茶道通飭各廠竈不得擡價居奇並各關隘嚴行查拏夾帶私販總期無礙川省鹽法有益楚省軍餉共濟以和行之可久而已

咸豐七年

先是前兩江總督曾國藩以江南戡定豫爲復淮計

輒重徵川鹽釐稅而薄徵淮鹽以敵私於是川楚兩省歲入川鹽釐稅二百數十萬然川鹽利銷而淮鹽仍滯八年遂建規復淮岸議奏請令四川湖廣禁止川私事下戶部議令四川總督吳棠封禁井竈以節源湖廣總督李鴻章罷除局稅以絕流兩江總督馬新貽煎煉鹽色以敵私整飭鹽岸以平價既而吳棠議復以爲不便者有四商運旣停稅欠難償一也指撥各餉鹽釐無出二也楚計尙行官私難別三也小民開井不易封井尤難服其心且失業滋多懼流爲亂四也李鴻章以爲不宜遽禁者有六罷稅則本輕而私販愈衆一也黔亂道阻鹽率由楚不能並禁禁

必滋事二也川稅不能取償於淮行且虧帑三也鄂省歲出各款半出於鹽淮運如絀卽難改撥四也井封則失業且衆後患難言五也民喜川鹽強所不欲六也無已惟川淮兼銷於荊州沙市設配銷局率淮鹽二成川鹽八成以漸圖復

曾國藩奏畧竊照楚省本係淮南引地定額最多銷鹽最廣從前淮綱盛時歲徵各岸課銀甲於天下其徵諸蘇省者不足十之一徵諸江西安徽者不過十之三徵諸兩湖者則居十之六軍興以後長江梗塞淮鹽不能行楚經楚省督撫奏明借食川鹽原屬權宜之計臣於同治三年間整理鹺務

將鄰鹽稅釐酌量加重原冀川私本重而日衰淮
鹽漸進而日旺不謂川販巧於趨避百計漏釐每
運兩引之鹽僅完一引之稅臣訪知其弊上年曾
派委員至宜昌會同楚省委員公同掣驗本年又
減淮釐期收敵私之效乃查鄂湘兩局積壓淮鹽
不下十餘萬引存數極多銷數極滯而川私紛至
沓來較前尤盛推原其故鄂省利銷川鹽雖有掣
驗之名而明讓斤兩近聞宜昌抽收川稅不過六
七折以致川販成本太輕來鹽愈旺查淮鹽逆流
上駛歷長江洞庭之險每船至少須裝千餘包船
笨載重計自瓜州開行非四五個月不能達鄂非

六七個月不能達湘川鹽則自江順流而下勢等
建瓴雜用小船靈便異常計程途則淮遠而川近
論舟行則下易而上難此運道之捷於淮者一也
淮南之鹽以餘東呂四兩場爲各場之冠從前商
力充足本年所產之鹽堆至次年始行開售堆愈
久則鹵耗愈淨近年鹽商疲乏隨收隨售鹽色不
無稍減川鹽自行楚後廣開井竈其色白其質乾
川販因之居奇淮岸因之日廢此鹽色之勝於淮
者二也淮鹽定章以五百引起票係有鑒於道光
末年改辦票運不拘引數聽商稟認厥後承辦數
千引之大販皆爲一二十引之小販搶運所悞故

定以限制一以杜無本冒充之弊一以驗有力承
運之資計請鄂湘引票五百引非現銀七八千兩
不辦川則計斤不計引集資數百千即可辦運鹽
皆散放卽官私之莫辨釐不豫納亦來去之自由
此籌運之巧於淮者三也鄂湘兩局售鹽皆以到
岸之先後定出售之遲速未到輪不准搶售近數
年來銷雖極疲而未跌價深得整輪之益但在船
守風抵岸守輪計一檔之鹽非一年之久不得脫
銷川鹽則到處可售得價卽賣銷路廣則窮鄉僻
壤徧地皆私賣價輕則銷戶行家無非川鬻此籌
銷之便於淮者四也川鹽一日不停淮鹽一日無

暢銷之望至湖北軍餉原以川釐爲大宗刻下軍事大定鄂省存營極少餉項足敷周轉況淮鹽內亦收鄂釐淮銷果暢鄂餉卽因之而增請

旨敕下四川湖廣各督撫停止川私以復常年之舊制而收經久之利權如蒙

諭旨准禁川私如何分定期漸減漸停如何堵緝粵私潞私浙私閩私不復抽收鄰稅由新任督臣馬新貽核議章程奏明辦理 戶部議畧查督臣曾國藩通籌淮南全局議請收回引地並籌及目前楚餉足敷周轉兼欲以淮鹽內所收鄂釐抵川稅之不足自係體察情形確有把握所陳川稅奪淮

四端透切詳明言皆有據況懇請規復舊制並非
另議更張臣等公同商酌應准如該督臣曾國藩
所奏請

旨敕下四川湖廣各督撫臣將川鹽行楚章程妥籌停
止其宜昌沙市等處如何撤局停稅並留卡巡查
以杜偷越應由湖廣督臣飭屬辦理並將裁停川
稅日期截清報部勿任局員私徵賣放致滋弊混
至緝私之法務在清其本源川鹽行楚已閱十有
餘年近來廣開井竈添集丁夫產鹽之所較之向
年增多數倍其源一日不清其流一日不止應如
何酌量封禁剴切勸諭之處由四川督臣妥爲籌

辦會國藩原奏內稱如何分定期漸減漸停以及各路鄰私如何堵緝奏交新任督臣辦理之處應請

敕下新任兩江總督馬新貽覆議章程奏明辦理淮南楚岸既經奏禁鄰私務飭運使嚴禁商人不准稍有夾帶並飭垣商講求煎煉俾鹽色一律乾淨潔白足以敵私其到岸候輪之鹽亦不准故擡鹽價致民間有食貴之虞否則鄰稅停收而私鹽不絕川鹽雖禁而淮私日增雖有規復楚岸之名會無裨益淮課之實較之現辦情形轉屬無益有損該兩江湖廣四川各督撫務當不分畛域實力妥

議總期弊盡利生以挽淮南大局是爲至要 李鴻章奏略查兩湖爲淮南引地銷路最廣會國藩奏復舊制誠爲正辦臣蒞任後徧加詢訪衆論僉同謂川鹽不可遽禁者蓋有六端湖北宜昌一帶向爲川私充斥雖沿江設卡而峽江勢若建瓴瞬息百里人力難施無從堵截荆宜名爲淮岸訪之耆民百餘年來從未有食淮鹽自成豐初年設局收稅化私爲官商民稱便若明示截停川鹽旣無可權之稅成本愈輕奸販愈多勢必徧地皆私無益於淮而有損於鄂此不可遽禁者一也鄂省施南一府及長樂鶴峯兩州縣向係川鹽引地歸州

巴東又有借食川鹽之例川省健爲販鹽專行貴州近緣黔省不靖繞由湖北至湖南常沅等處入黔若禁川鹽入楚豈能並向例行楚及應由楚運黔者一併禁止是以上年秋間議請停潞鹽稅禁止入楚而川鹽未敢議及臣屢飭弁兵協同淮局委員分赴黃德襄棗等處堵緝北私潞私而地痞梟販往往糾衆拒捕釀成大案若再堵川鹽必更譁然滋事此不可遽禁者二也淮鹽在鄂每百斤共取課釐銀一兩二錢川鹽入楚每百斤取正加稅及私費錢一千八百文其數不相軒輊若禁川私而川稅又不能取償於淮鹽每歲徒懸百餘萬

之餉爭引地之虛名受虧帑之隱患此不可遽禁者三也鄂省財賦以鹽釐爲大宗川鹽課費其指款坐撥者每年荊州滿營二十餘萬兩有奇戶部十萬內務府五萬固本京餉六萬荆宜水師二萬數千兩卽停川鹽而淮銷果暢淮釐分給數省現擬每引協鄂約及四兩較之川稅收數仍必大減而本省待用又不可稍減倘淮銷毫無把握屆時改撥爲難此不可遽禁者四也川鹽引額派各州縣行銷自行楚後始不致積壓且於完課外加捐加釐每引一張銀錢並計約六十餘兩每年改配運楚川省可多得銀七十萬兩爲接濟鄰餉大宗

況聞川鹽行楚並井竈捆載增至數萬人重慶肩販川河縉夫又不下數萬人此輩無業遊民易聚難散猝議封禁則失業太多後患難言此不可遽禁者五也鄂省借銷川引將二十年川鹽色味俱優價錢隨市起跌故行銷甚暢淮鹽色味俱劣價錢定有額數故行銷甚滯小民好惡本有恒情似難以日用細故強所不欲此不可遽禁者六也以
上數端係目前實在情形何敢匿不上

聞致誤大局惟既准議復舊制不得不設法遷就迭經函商兩江督臣馬新貽派員在於荊州沙市設局配銷暫定爲川鹽八成淮鹽二成試行籌辦以

期漸減漸復如稍有窒礙再隨時會商變通辦理
其川鹽收稅章程仍未便遽行停止轉滋流弊
戶部議畧李鴻章所陳六端自係親加體察確見
其難卽從前曾國藩及臣等亦未嘗不先事慮及
是以上年奏停川鹽招內未敢遽議全行禁止僅
飭令兩江督臣核議章程分定限期漸減漸停徐
圖復舊李鴻章在楚言楚不得不設法遷就惟楚
岸旣分銷淮引則行銷之暢滯實關兩淮運使考
成近來淮鹽行楚能否較前暢旺並淮商能否煎
煉乾潔以敵川私各情當由兩江督臣督飭運使
妥爲籌辦以期整頓應請

四川鹽法志卷十一 鹽法上
三
旨飭下雨江總督馬新貽將現時淮鹽行楚情形詳晰
查明會同李鴻章逐層籌畫究竟淮鹽川鹽如何
分成配銷將來如何逐漸減川增淮之處妥議章
程專摺覆奏並

飭四川督臣遵照臣部前次奏案即將新開井竈酌
量勸諭封禁以爲清源之計勿稍延緩至李鴻章
職任兼圻於鹺政緝私保課責無旁貸應令趕緊
飭屬認真巡緝嚴禁地痞梟販以清銷路不得藉
口推諉致滋貽誤總之淮引期在必復川私期在
必停惟因勢利導不可以鹵莽從事是在各該督
撫無分畛域實力籌商務令弊絕利生以保全綱

而維艱局是爲至要 吳棠奏畧查川鹽行楚已
久商民習焉相安現在驟議停止事關數省不得
不通盤籌畫覺川鹽難以遽停者凡有數端川商
行鹽之地除本省外向惟滇黔兩邊咸豐四年以
後黔匪猖狂滇匪相繼扇亂兩省邊地人民流亡
引岸全失川省井廩亦遭滇匪蹂躪商號不行積
年引滯稅懸始改代濟楚旋因川鄂軍糈支絀俱
各設局添收釐稅商人本重利微辦理仍形竭蹶
不但舊引尙未銷竣新引亦多停滯綜計積欠稅
羨數百萬此時舊岸未復若又停止濟楚邊商苦
無銷路所欠新舊稅羨勢難責令空賠此不可遽

禁者一也川省本年京餉兩次指撥鹽釐共二十三萬兩此外如援黔勇糧陝甘協餉均取給於鹽釐年以數十萬計如停止濟楚各局釐源頓絕京外要需無款可以改撥深恐貽誤大局此不可遽禁者二也楚民喜食川鹽由來已久官商縱停私販勢難禁絕蓋利之所在衆所必趨如欲嚴塞漏卮必須於水陸要隘多派丁役四出闌截而川楚交界地方綿亘數千里處處可通不但難以悉堵且恐辦理稍有未善旣易滋生事端復慮擾累行旅況鄂省鶴峰來鳳八州縣本係川省引岸官私影射界限難清此不可遽禁者三也兩淮煮海爲

鹽其本甚輕川省取鹽於井井眼之深淺自數十丈至二三百丈不等椎鑿甚屬費力須十餘年或數十年始能見鹵鑿井之費盈千累萬井戶類多鬻產借債以待取給一旦飭令封禁恐難甘服且未禁之先何處井竈應封何處應留官旣不能意爲區別旣禁之後或封或不封又不能逐日監視若令吏胥查催勢必訛索抑勒弊竇繁滋況附厥人夫丁役以數十萬計一經失業難保不流而爲匪致貽隱患此不可遽禁者四也刻下滇黔軍事頗有轉機如能一律肅清人民漸次復業川省邊岸暢銷則行楚之鹽將不禁而自減淮南引地不

難仍復舊制此時未便勉強從事致多窒礙

同治八年

十年國藩再任兩江以爲配銷局以包論配而川鹽包三百餘斤淮鹽包八十六斤名爲二八淮鹽實不及一成宜淮七八川二三畫地分任責在湖廣總督如鄂慮餉絀則以歲撥江南鹽釐還之鄂事下戶部議仍令國藩吳棠及湖廣總督李瀚章等會議以聞先是七年署四川總督崇實奏鹽井比年獲利數倍富順爲最議委員往權井釐比吳棠以封井不便復奏戶部復議令查新井封禁並詰前崇實所權井釐奏請

飭令報部

曾國藩奏畧部庫餉源以鹽課爲大宗鹽課又以兩淮爲大宗兩淮引地湖北全侵於川鹽湖南旣侵於粵鹽又侵於川鹽臣初次奏定淮南新章但重加抽鄰稅不遽拒絕鄰鹽旋因軍務大定又於七年奏請禁止川私入楚查川私侵楚以鄰稅收數計之同治四五年間其場稍衰自七年分逐漸加增八九兩年川鹽愈出愈旺照淮南之六百斤成引者計之每年占銷不下二十萬引蓋一萬二千萬斤之多而繞越夾帶漏稅之私尙不在此數湖北九年分所銷淮鹽僅七萬餘引比川鹽銷數不過三分之一喧賓奪主莫此爲甚運庫課釐日

四川鹽法志卷十二 刑罰上
三
減上年秋冬所收短絀尤甚以致部撥

大婚彩緞之款不能應解鹽積如山庫空如洗場商數百家艱窘尤甚現在存堆在途到泰到瓜之鹽共有五千餘萬引無處銷售存堆者成本之占閤已多到瓜棧者有坐食住船之費有換包折斤之耗公私虧累紛紛至臣處呈稟請令運商先繳買價運商亦因楚岸不銷觀望不前今年垣產正旺臣勉強借給銀十五萬兩蓋竈丁賣私通梟旣慮其貧極生變而船戶數千亦因無鹽可運窮迫無聊淮南官商以至船竈夫役數十萬人此兩月間皆皇皇焉若生計之將盡臣辦理不善咎固難辭

亦實由楚岸引地盡被川鹽侵占譬之農家被人奪去田產舉室無措也臣於七年九月奏禁川私入楚一疏經戶部議准欽奉

諭旨飭李鴻章等撤局停稅吳棠封禁井竈並令核議覆奏旋於八年秋冬李鴻章覆奏川鹽未可遽禁者六端議於沙市設局以川鹽八成淮鹽二成配銷吳棠覆奏川鹽濟楚難以遽停者四端而力言鹽井之不宜封禁經戶部先後議覆均經前督臣馬新貽力圖補救妥商覆奏厥後沙市二八配銷之局初議以斤計繼議以包計川鹽每包三百五十斤至八十斤不等八成則近三千斤淮鹽每包

連包索八十六斤二成則僅一百七十二斤名爲
淮占二成實不及一成由此川銷日旺淮銷日微
淮商吞聲飲恨而無如之何今欲挽回一二惟求
皇上飭下戶部主持全綱割斷是非縱不能全禁川私
入楚亦當使淮多於川以保守

國家大經大法或淮八成而川二成或淮七成而川
三成川雖極多亦不得滿四成庶幾官私判別成
憲常昭其分成之法或指名某府某縣暫准借食
川鹽或鄂省每歲准食川鹽若干萬斤不許溢額
但求部臣將大概規模斷定其餘細微條目臣當
與川省諸臣妥商章程具奏凡疆吏辦事全賴各

省和衷江省鹽務本仗楚省緝私催銷始有起色
道光年間林則徐周天爵爲楚督時則淮鹽大暢
蓋責弁役以緝私課州縣以銷數非本省大吏不
足鞭策之也目今湖廣督臣李瀚章曾在臣營久
管糧臺相得益彰深知其顧全大局毫無私見然
外間頗議其袒護川鹽膜視淮鹺非以淮爲難也
該督見鄂中水陸各營京協各餉需款甚鉅恐一
旦川鹽不暢餉項驟減前數任已成之規不欲自
已而墮且見貧民散勇謀食於川鹽者多恐其失
業滋事此二節籌之愈熟故於川鹽護之愈堅今
欲楚岸鹺綱之平允但在楚督一心之轉移一心

向川則川銷旺而衆商有恃矣分心向淮則淮銷旺而衆商亦有恃矣臣所求者淮鹽堆積場棧者五十餘萬引積鄂湘者十餘萬引於此七十萬引中稍稍行銷楚岸則運商場商之氣爲之一蘇煎丁捆役及謀食於淮之衆不至失業滋事卽爲大幸而淮南向來分行之引地不致棄而他屬亦臣盡職之一端至其餉項盈絀則臣絕不敢爭昔年初定章程淮鹽入楚每引撥釐銀四兩二錢解交湖北糧臺後遞減爲二兩四錢初章撥釐銀六兩一錢二分解臣安慶糧臺後遞減爲三兩九錢二分七釐今欲鄂省減去川鹽入款願將臣處應得

釐銀多撥數成歸鄂抑或全數歸鄂如其全數歸鄂則每銷淮鹽一引鄂省可得銀六兩三錢有奇以近日銀價計之合錢十一千有奇較之鄂省銷川鹽六百斤僅收川釐十千有奇尙屬淮勝於川於鄂餉有盈而無絀果能勤緝川私鄂中應無難辦之處尙蒙

皇上乾斷楚省引地必歸淮南作主其餘各節臣當與李瀚章吳棠妥商通融辦理俟湖北酌堵川鹽稍有起色再商湖南堵川之法續行奏辦 戶部議畧仍請

旨飭下兩江督臣會同湖廣四川督臣妥議章程奏明

辦理 戶部奏畧再查同治八年十一月臣部核覆四川總督吳棠奏川鹽井竈未能封禁摺內議令該督查明該省歷年奏銷款冊如某處某井係冊中所載曾經按則納課者自在應留之例若冊所未載卽屬續開新井亟應封禁縱或變通成例暫留一二亦令專案報部俟核准後仍應分別等則按井加課不得任聽隨意私開又查同治七年署四川督臣崇實片奏四川鹽井近年獲利數倍富順尤爲最旺委員前往會同抽收井釐等語現在該處井釐應已收有成數其他處鹽井自可仿照富順一律抽釐並令該督詳查聲覆等因奏准

行知在案迄今事逾兩年尙未據該省查覆究竟
新開鹽井應禁封若干處酌留若干處所留各井
如何分則交課相應請

旨飭下該督臣轉飭鹽道遵照臣部前奏迅速查明卽
將未經入冊各新井逐次封禁勿稍隱容倘查有
實係礙難封禁之處亦令議定課則據實奏報仍
候臣部核准再行飭商辦理以杜偷漏而重款項
至富順抽收井釐早經該省奏辦應令將該處抽
釐章程及每年收數若干一併報部以憑稽核

年十

於是十一年國藩等會議同奏撤去沙市配銷局就

湖北九府一州分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專銷淮引以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荊門五府一州借銷川引淮銷之地不許銷川川銷之地仍兼銷淮淮銷大暢仍全收還湖南則岳州常德專行淮澧州以近荊州故仍暫行川并會議章程五條一核定川鹽界限一分別裁撤局卡一酌減淮鹽售價一整飭州縣緝私地方一講求淮南鹽色再下戶部議行淮引自是稍稍利銷然荆襄等處淮鹽卒不能至

曾國藩等會奏畧臣等覆查行鹽各有引界今以川淮兩省之鹽同行湖北一界之內此暢則彼滯近年淮南銷數日疲存鹽壅積皆由川鹽到處灑

賣淮引之界幾被川鹽占盡論鹽斤則色白味鹹
川質本勝於淮論般運則順水下流川路較近於
淮論民情則楚人食川習慣已成自然論官事則
川販聚楚驟禁恐生事變故川私侵占淮岸有萬
難遷變之勢今當暫分疆界爲徐圖規復之計臣
等籌商再四就湖北九府一州計之擬將武昌漢
陽黃州德安四府專銷淮鹽安陸襄陽鄖陽荊州
宜昌荊門五府一州仍准川鹽暫行借銷議定淮
分之界不准川鹽侵入分寸川分之界仍可由淮
商就中酌設子店撥售零引以明本係淮引地方
不可喧賓奪主一割永棄前沙市所設配銷局於

川販多所未便淮銷亦並無成效應將此局裁撤
移設新堤改爲分銷淮引至漢武黃德四府有湖
北所設抽收川稅水陸局卡亦一律裁撤禁止川
鹽不得顆粒侵銷四府地界此會議分界之大畧
也淮鹽滯銷之由固由川私充斥而銀價日昂鹽
價日貴亦屬有礙銷路初定章時湖北每銀一兩
約易錢一千五百餘文今則增至一千八百餘文
居民買鹽則用錢局中售鹽則收銀水販成本之
暗增不能不量予酌減查楚岸定章每引售銀二
十四兩遞減十九兩二錢現擬每引再減售價銀
一兩二錢每正引六百斤定售銀十八兩所減之

價在於應解鄂淮鹽釐內各半分扣將來銀價如
跌再將鹽價隨時酌提以昭平允此減價之大畧
也地方州縣本有緝私疏銷之責若不加意整頓
深恐完稅之川鹽雖申禁令無稅之川私更多蔓
延加以潞私北私交相侵灌名雖定界仍無補於
淮銷除湖北飭派緝私各兵勇照常布置外所有
武漢黃德四府擬擇扼要之地設卡分堵凡潞私
北私及川鹽越界漏稅之私仍由臣瀚章通飭各
州縣不分畛域幫同設卡實力緝拏每年年終由
督銷局會同湖北鹽道視銷數之暢滯定州縣之
勤惰開具清冊送由臣等會同考核酌量勸懲以

收實效一面由臣國藩責成運司督飭各場講求煎煉之法務期淮南鹽色潔白與川私相敵倘有以醜劣低鹽運棧立將場員記過撤委此又講求緝務鹽色之大畧也此次分界之後如果淮釐有贏鄂釐日絀卽當貼補鄂餉期與均分餘利如果淮銷仍滯川銷大暢卽當嚴堵川私期於不侵新界若軍事大順滇黔肅清川鹽自有本行之引地則今日分割之五府一州仍當歸還淮綱總之隨時體察川淮情形補偏救弊務在不戾時宜不墜憲章至湖南堵川之法前經臣國藩奏明俟湖北酌堵川私稍有起色續行奏辦現查湘省只有岳

州常德澧州三屬行銷川鹽岳州係通省會之門戶常德係入辰沅之要津均爲淮鹽緊要口岸亦經議定專歸淮銷惟澧州與荊州相近川鹽運往路捷價輕應暫分與川銷其餘未盡事宜俟開辦數月再行酌核續陳會議章程五條一核定川鹽界限伏查鄂省淮鹽引地共計九府一州今川鹽到處灑售以致淮鹽引地日蹙雖川稅爲鄂餉所關一時未能全堵而川鹽行銷之區不可不定界限以示限制現定將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專歸淮銷設卡分堵不准川鹽闌入越境卽以私論其安陸鄖陽襄陽荊州宜昌荊門五府一州准川

鹽暫行借銷淮分之界不准川鹽侵入分釐而川分之界仍准淮鹽就中酌設子店撥售零引以明本係淮岸地方不可全讓於客而奪主也俟數年後再行察看川淮情形徐圖規復一分別裁撤局卡前於沙市設立配銷局按包配成於川販既多未便而淮銷亦並無成效應將此局裁撤移設新堤改作分銷淮鹽局其武漢黃德四府內鄂省所設抽收川稅水陸局卡亦應一律裁撤禁止川鹽不得顆粒侵入四府地界違者拏獲究辦一酌減淮鹽售價淮鹽售價楚岸刊定章程每引售銀二十四兩厥後遞減至十九兩二錢現在鹽價日昂

銀價日貴水販成本暗增有礙銷路應再酌減售
價銀一兩二錢每正引六百斤定售十八兩所減
之價在於應解鄂釐二兩四錢應解淮釐三兩九
錢二分七釐內各半分扣其餘斤亦照正引核減
所減之價卽歸商認將來銀價如跌鹽價仍應酌
提以昭平允一整頓州縣緝私地方州縣本有緝
私疏銷之責近雖不嚴考核而督銷局凡遇緝私
獲犯解審等事每患州縣呼應不靈除鄂中派出
各防兵照常布置外應通飭武漢黃德四府屬凡
潞私北私及川鹽越界漏稅之私均應不分畛域
幫同淮局實力緝拏遇有解審案件立時審辦其

辦公經費不能令州縣貼貼應由淮南商按引捐繳按月解給仍隨銷引之暢滯爲貼費之多寡究竟每引應捐若干何衙門應貼若干由督銷局議稟核辦一講求淮南鹽色淮鹽色不如川而鹽質最厚講求煎煉乾潔之法未始不可與川鹽相敵近來淮南場垣銷數疲滯商力拮据不能加意整頓以至餘呂真梁逐漸低壞新草等場前數年辦理提尖頗有成效近亦停罷無怪鄂中以淮鹽色低藉口應令各場商多籌貲本悉心講求鹽到瓜棧不論何場之鹽必須逐一查驗倘有醜劣低鹽運棧照章將尖鹽低次者降爲和鹽和鹽低次者全

數充公並將該場員記過以收敵川之效 戶部
議畧查川鹽入楚日久一時必欲概行禁絕實於
餉項民情兩有窒礙不能不爲權宜之計似此劃
分疆界徐圖規復較之按成搭銷辦法稍有把握
應請准如所奏暫行分府各銷各界惟於川鹽界
內分設准店一節既難限以配銷成數且同一官
鹽地方官吏又未便顯分軒輊能否彼此相安不
至別啟爭端之處應由江楚各督臣悉心體察斟
酌盡善再行奏明辦理又節流必先清源川鹽行
楚後該省廣開井竈前經臣部奏令封禁嗣於八
年十一月據川督吳棠以未便遽封等情覆奏經

臣部議令查明新開私井仍未逐次封禁如實有
礙難封禁處卽飭專案報部俟核准後酌留一二
照例分別等則按井收課迄今事逾三年川省新
開各鹽井竈是否逐漸封禁酌留若干處加收新
課若干兩該督臣並未聲覆應請

敕下吳棠迅飭四川鹽茶道查照臣部奏案詳晰清
查新開鹽井若干處封禁之外酌留若干照何等
則徵收課銀逐細開單奏報以杜私商而重課款

同治十
一年

四川鹽法志卷十二

轉運七

濟楚下

光緒二年兩江總督沈葆楨移書湖廣總督翁同龢
議先復湖北安陸襄陽及湖南澧州淮引同爵報書
以徒損鄂餉無益於淮不便而止三年因御史周聲
澍奏請復淮戶部議定章程五條一封私井一疏邊
引一復巡卡一定限期一講煎煉下兩江四川湖廣
刻期規復葆楨從而建議全復淮岸川鄂餉百六十
萬淮商任之翁同龢復奏以濟楚川鹽計川鄂兩省
歲權銀一百四五十萬淮鹽不過歲權三十萬有奇

而歲出有常慮礙餉源封井且滋事變略如八年李鴻章所奏前總督李瀚章議亦以川鹽所入兩省凡一百六十餘萬淮綱舊銷引地尙不足額卽武漢四府亦多短數焉能任此鉅欸設有不利川鄂交困甚非計並駁部章五條都宜展緩護四川總督文格議亦以川省歲入六十萬無著而歲出無可減滇黔則流亡未復邊引難疏新井雖有祇足抵舊井之闕封之無以服若輩心且恐來後日之患略如瀚章議

翁同爵奏略竊臣於接准部咨後悉心體察博訪周咨札飭司道等會同核議如果川鹽禁止有益於淮無損於楚自應遵照部議迅速舉行乃通盤

籌畫其中有萬難遽辦之處臣受

恩深重事關大局不敢不縷晰詳陳楚省本係淮鹽引地禁川復淮以歸舊制誠爲不易之法溯蜀鹽入楚前因粵逆倡亂長江道梗淮鹽停運楚民有淡食之虞經前署督臣張亮基撫臣胡林翼先後奏請借撥川鹽爲一時權宜之計當時鄂省羣盜如毛無兵無餉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自咸豐六年前督臣官文議收鹽課撫臣胡林翼創辦牙釐之後餉項有資軍事日有起色鄂亂既平勁兵東下協同恢復江皖其閒雲貴川陝甘肅山東河南等省有事協兵協餉殆無虛日楚省兵強糧足極一

時之盛屢蒙

天語獎譽中外皆知此固

廟謨廣運亦商捐濟餉之實效也迨後軍事大定淮綱
復興前兩江督臣曾國藩迭有禁川之奏復奉

上諭諄飭不敢不設法籌辦始則分成搭配繼又劃界
分銷川稅加重淮課減輕以期川鹽日久力疲淮
引愈銷愈暢皆爲逐漸規復淮引起見從前淮鹽
僅銷七萬餘引今則已銷至十萬餘引矣從前川
課每歲可收二百五十六萬串今則僅收一百六
七十萬串矣淮銷日暢川銷日滯已有明驗今年
兩江督臣沈葆楨咨商以湖北之安襄二府湖南

之澧州一州先復淮引當以徒損鄂餉無益於淮
議覆在案復查淮鹽定額以六百斤爲一引每引
收課釐銀六兩一錢有奇收場地丁錢糧六錢共
收銀六兩七錢有奇川鹽入楚每斤收課釐錢十
八文照淮鹽六百斤爲一引每引收錢十千零八
百文以錢一千易銀五錢八分合銀六兩二錢六
分四釐加以川省每引銀三兩六分一釐二毫兩
省並計每鹽六百斤共收銀九兩三錢二分五釐
二毫花畹岡鄰稅尙不在內以此計之淮課一引
較川課一引實少銀二兩六錢有奇鄂岸額銷淮
鹽五十五萬七千八十四引武漢黃德四府應銷

四十三萬三千六百八十引荆宜安襄鄖五府荆
門一州應銷十二萬三千四百四引前於同治十
年川淮劃界以武漢黃德等府向係銷鹽最旺之
地歸淮行銷不准川鹽侵入以荆宜安襄鄖荆等
府州並湖南之澧州歸川行銷仍准淮鹽兼售以
川鹽借銷鄂屬十二萬三千餘引之地並澧州之
二萬三千餘引數年以來每年約收錢一百六七
十萬串以錢合銀亦在百萬之數加以川中所收
銀兩五十萬兩兩省合計每年應收銀一百四五
十萬兩至淮鹽武漢黃德等府四十三萬餘引之
地竭力緝私並無川鹽浸灌每年所銷不過十萬

餘引今卽將荆宜安襄鄖荆等府州十四萬六千餘引之地全歸淮銷照武漢黃德四府引地現銷之數科算至多亦不過銷四五萬引以淮鹽每引課銀六兩七錢計之每年所收不過三十萬左右較之川鄂兩省收銀一百四五十萬兩均短銀一百二十萬上下是其盈絀之數實屬相懸且鄂省指川課坐撥者每年滿營兵餉二十六萬有奇戶部餉十萬兩固本餉六萬兩荆宜留防水師二萬數千兩皆係鹽課專款絲毫不能短缺其他各省協餉一百餘萬本省營餉八十五萬亦大半取給於此若竟禁止川鹽則鄂省每年短收銀百萬兩

所有京協各餉似難照舊撥解推之川省情形當亦相同屆時兩省奏撥各欸若片請改撥恐部臣亦有爲難之處至滇黔雖係川鹽口岸現在甫報肅清人民未復戶口凋零予遺之民百存一二卽招之使去而商人疑畏不前豈能勉強遽欲指爲川鹽銷路實恐未合情形鄂省借銷川鹽二十餘年遠近稱便小民好惡本有恆情今若禁川復淮則川鹽無可推之稅成本愈輕本輕則價賤價賤則銷路愈多私販愈眾民間貪賤食私其護私亦必愈力欲求淮引之暢銷勢須設卡派兵四路關截而川楚交界地方緜亘千里處處可通難以盡

堵若辦理過急又將別生事端是皆不能不通籌
熟計者也至謂淮鹽積滯商販俱疲其中資以營
生者數萬人不免鋌而走險此誠不可不慮臣查
川中續開之井亦非尋常私開者可比當奏明借
撥之後川中招商鑿井費盈千累萬之資營千百
什一之利今一旦指以爲私飭令封禁平情酌理
亦覺難服其心爲今之計惟有嚴飭產鹽各屬不
准新開則舊井日久水涸出鹽漸少一俟雲貴民
氣稍復川中之鹽僅能供其正引不復再圖楚岸
此爲清源之法是在川省設法徐圖勢難刻期而
辦且川鹽汲井燒竈以及陸路般運水路裝載船

工緯夫亦何止數十萬人此皆無業窮民恃以爲活易聚難散驟欲絕其生路豈肯束手待斃蜀中山谷深阻民氣浮動循峽而下勢若建瓴其患更屬不堪設想總之鹽有川淮之分地有吳蜀之別而天下一家惟在上籌

國計下順輿情不可稍存私見臣再四思維幾廢飲食而禁川復淮訖無善策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兩江督臣暨新任四川督臣與臣從容辦理

務使川淮兩平餉需無匱則大局幸甚

光緒二年

李

瀚章奏略查淮鹽定額以六百斤爲一引每引收課釐銀六兩一錢四分川鹽入楚每引收課釐十

千八百文合銀六兩二錢六分四釐加以川省每引收銀三兩零六分一釐二毫川鄂兩省併計每引實收銀九兩三錢二分五釐二毫湖南澧州花畹岡鄰稅每斤八文尙不在內淮鹽一引較川鹽實少收課銀三兩一錢八分五釐二毫現淮川鹽行銷荆宜安襄鄖荆澧等府州查舊額銷淮數目僅止十四萬六千餘引原分界時已准兼售川鹽鄂省歲收川稅約錢一百六七十萬串合銀百萬以上加以川省歲收六千餘引合計每年應收銀一百六十餘萬兩淮鹽行銷武漢黃德等府最盛之區舊額數四十三萬餘引不准川鹽顆粒浸灌

每年竭力疏緝所銷不過十餘萬引茲將行川之地全數歸淮照武漢等府現銷之數按成科算每年不過多銷四五萬引收銀三十萬左右於餉項虧損已鉅徒令兩淮有收回引地之虛名而先失川鄂兩省一百六十餘萬之實款非計之得也如沈葆楨所奏每年令淮商包完鄂餉銀九十萬兩無論岸課用數向有定款未可損此益彼即使如數解鄂下短之款仍歸無著淮綱於行銷多年之區俱未能徵收足額而新議規復之地又安能必其溢額包完耶若專責成淮商人人惟利是圖豈能不顧成本傾解私囊年年包完鄰省餉需且票

商與岸商不同票商有利則趨無利則停官亦難
爲驅迫此等情事應先計及至部臣謂淮鹽課有
定額不能絲毫虧短如有虧短不能不查出力追
姑就淮銷武漢等府統計每年短銷額引不爲不
鉅未聞執法追繳蓋以既改票章但計課餉盈虛
不問銷路多寡今則舍已成之課餉而令川鄂交
受其困與其日後紛紜何如姑守定章查鄂省川
課每年動撥滿營兵餉二十六萬有奇戶部十萬
固本六萬荆宜水師二萬數千其他各省協餉本
省防營大半取給於此川省行鄂鹽課每年動撥
京外各餉及本省軍餉亦不下數十萬未聞淮南

包完之議此項又將何出若遽行禁止兩省短收過鉅斷然不能照舊撥解必須另請改撥恐彼時部臣亦有爲難現在防海緊要以籌餉爲第一要義爲

朝廷計當合天下全局統顧兼籌縱不能別謀富

國之方豈可以億萬現銀付諸一擲部臣原奏亦稱川淮課釐均爲軍餉所繫使相較量兩無贏縮何必固爲爭執此誠破的透宗之論惟議覆吳鴻恩片奏內稱同治十二三年分鄂省收數一百萬兩未嘗計及川省臣今所稱歲收一百六十餘萬係合川鄂兩省實收現數部臣又謂引地全數歸淮

可收百二十餘萬與沈葆楨所云九十萬兩數亦不符且屬懸揣之詞短絀勢所必至語云利不增法不變取鄂省所收之數與淮課較優絀已分合川鄂兩省所收之數與淮課較直有天淵之別兩淮既爲鄂計何不併合川計現在周聲澍沈葆楨先後陳奏部臣力主其說嚴定期限已令臣等妥籌臣何敢故違成議惟荷蒙

聖恩俾任疆圻明知餉源所係利害所關苟隱忍不言將來必至無可補救僅就所擬章程五條逐細籌度均覺辦理過驟並據署四川布政使司杜瑞聯鹽茶道蔡逢年以川邊銷路未復應照舊章暫准

行楚會詳請奏前來理合具實縷晰陳之一請封私井以塞來源查川省鹽井報部總數本有八千八百餘之多額銷邊引向配健富榮三廠行楚川鹽則專配健富兩廠兩淮所指之私井業經護督臣文格委員周歷確查據稟健爲自遭賊擾井竈多半歇業每遇奏銷皆係賠繳課稅舊井尙且無力煎燒豈有餘力開鑿私井榮縣額井二十三眼現在井枯竈減僅存十二眼內有三眼水已就枯全推之井實只九眼富順鹽井除報部額數外咸豐年間奉文募商開鑿增添新井一百餘眼應照新章封禁惟健爲榮縣廢竭之井百數十眼尙未

擬復正賴通融調劑以贏補絀彼此相抵於額數
並無浮溢此係前督臣駱秉章廣爲設法竭力招
徠始有成效地產所萃人力所營昔年勸諭而開
之今日強迫而封之無論勢難遽行亦覺於理未
順況汲井燒竈何止數十萬人水陸裝運又不下
數十萬人無業窮民易聚難散必須妥籌善策逐
漸施行非二三年所能就理此必應展緩者一也
一請疏邊引以分銷路查川鹽行銷本省外貴陽
昭通向有口岸滇黔肅清未久岸埠房屋器具馱
運等項被毀無存舊商死絕逃亡間有一二存者
貲本罄盡驟難整理復充故近日行邊川鹽止在

川邊營運不能直達本岸積引七萬餘張專賴楚岸分銷藉資挹注臣去秋今春道經雲貴各府縣往往數十里內罕見人煙實因戶絕丁稀以致銷微引滯兼之舟楫不通肩負羸馱利輕累重沿途局卡林立咨禁視爲具文邊省苦瘠之區專恃此項釐金以充軍餉勢不能強令裁撤故新商莫肯承認非俟一二十年後流亡復業丁口滋生不能舉辦此必應展緩者二也一請復巡卡以過來路查川鹽入楚在平善壩設卡驗票自宜昌納稅兩淮派有監掣委員稽查數目行之近二十年商民恪守定章相安無事今部臣飭令改設巡卡而列

乾隆三十五年成案設卡兩處巡船數隻現在武漢黃德四府緝私分卡數十處礮船巡勇數百人偷漏尙多誠以兵燹後奸匪游勇到處皆有其肯以販私爲業者尙是自謀生路倘巡緝過嚴若輩轉謂官長絕其衣食或至昧

國家之例禁民情不古豈能執乾嘉盛時以相比比例若兩淮於平善壩設卡查緝不嚴則有名無實是變有稅之鹽爲無稅成本愈輕私販愈重淮網現銷之岸且不能保如果廣籌經費分紮重兵實力堵截必激成事端擾累良善後患不堪設想此外夾帶包攬亦有思慮所宜及而勢所必至者此必

應展緩者三也一定限期以復舊制查川省鹽井深至五六百丈井底自能出火各廠燒鹽有用煤炭者亦有引取地火者大都逼近民廬毗連街巷日久不汲則火發燎原必須鎔鐵萬斤投入井口務令鹵乾火熄方可謂之封禁現查新井確數雖止富順界內一百餘眼約計人工鐵價數已不貲此項鉅款應由官給一時何從籌措加以億萬失業之眾鋌而走險何所不至必須滇黔元氣大復邊銷日廣然後人得謀生臣此次由鄂入楚商販聞信哀求動盈千百沿江緯夫船戶私憂竊歎惻然喪其樂生之心情形岌岌可慮此必應展緩者

四也一請講煎煉以別銷路查此條爲兩淮專政
沈葆楨摺內厯指積弊籌議新章法良意美經此
一番整頓敵川自可無歎惟蚩蚩之氓非目覩其
色口嘗其味豈能家置一喙強令信從淮鹽如果
起色將來運至武漢等府自必歡聲雷動行川之
地本准淮鹽分售互相比較美惡判然民生日用
所需豈肯舍貨高價賤之淮鹽而食貨低價貴之
川私不禁之禁莫善於是特未可驟而致耳此必
應展緩者五也以上五條僅就部臣所議默參時
事平情酌核實難依限舉行爲政在得民心不宜
操之過急利弊所關尙不止此未敢瑣瀆

四川鹽法司卷一 二 奏題下
宸聰總之時局方艱餉源尤重伏願

乾綱獨斷弗遽信淮商九十萬兩之虛數輕棄川鄂一百六十一萬之實餉弗專順一隅之商情致絕川鄂兩省之生計俾部臣可無另籌改撥之勞疆吏亦幸免貽誤顛覆之咎庶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

光緒三年

文格奏略查戶部議復

淮鹽引地擬議章程內以疏通邊引封禁私井責成於川事關大局亟宜妥籌辦理當經迭飭司道通盤籌畫並委員赴產鹽各屬確查邊岸情形及新舊井眼數目以憑核辦復督同司道博採輿論利害兼權並據委員來稟覆加確核既得實在情

形自應縷晰覆陳且現准部咨兼署湖廣督臣翁
同龢奏禁川復淮利害攸關一摺奉

旨俟四川等省覆奏到日著戶部一併妥議且奏等因
查淮鹽之攸回引地係屬爲政之常經但期有裨
大局何敢專顧一區稍存已見惟川省情形現在
有窒礙難行而不敢緘默者溯自咸豐年間江淮
道梗鹽運不通兩湖民嗟淡食兼以軍情緊迫餉
項無出川鄂疆臣迭議川鹽濟楚招商設卡抽收
稅釐以裕餉糈自同治初年川省釐金極旺之時
歲收鹽釐百萬有餘以濟楚一項鹽釐爲最多是
以本省削平大亂以及援陝援甘援黔援滇糧餉

賴以無缺而鄂省之餉尤恃川鹽爲大宗迨至同治五六年間兩淮規復楚岸加重川鹽釐金而運商漸覺虧本嗣復奏定川淮分岸以下游之武漢黃德四府歸之兩淮以上游之荆宜安襄鄖五府荆門一州及湖南之澧州行銷川鹽而川引因之阻滯釐數亦爲減色頻年積滯邊引至七萬餘引而川中近收濟楚一項釐銀猶不下六十萬兩鄂省歲收一百萬兩有奇計川鄂兩省所收一百六十萬兩京餉協餉多以此欸指撥茲將濟楚之岸全數歸淮卽照兩江督臣原奏能使淮商包完鄂餉九十萬兩較之川鄂兩省合收一百六十萬兩

之數多寡懸殊今去實收之釐而謀不可知之課
稍無把握所失更多況川省京餉協餉及各省善
後之費奏催各催急如星火若遽少此鹽釐以資
挹注更難措手且禁川復淮則川鹽無釐成本輕
而私販愈眾是不濟楚而依然漏楚恐非設卡添
兵所能閹緝如操之過促且慮別滋事端是禁川
復淮之議徒使川鄂頓失一百六十萬之餉於淮
引未必卽有起色今兩淮議及鄂餉尙未計及川
餉在部臣通籌全局爲鄂謀必爲川謀尤不能不
爲待釐濟餉之各省謀如果收回引地有益於淮
而無損於川鄂自當協力圖成無如淮綱之成效

未覩而川鄂先受其困部臣指撥京協各餉亦費騰挪臣雖愚昧竊以濟楚之鹽未可遽禁也卽以疏通邊引而論川省額行滇黔引張係健爲富順榮縣三縣領引責商行銷計行滇陸引二萬五千一百五十四張行黔水引一萬有六百七十五張陸引一百三十九張如可設法疏銷責商各行本岸引既不滯釐課亦必增收豈不甚善無如滇黔被兵旣久戶口凋殘土田荒廢各岸店房器具久已蕩然無存舊商多已絕亡閒有存者亦因失業多年貧困無力雖屢次招商代行而若輩惟利是圖有利則不招自至無利則雖招不來僅有數家

在近邊地方零星發販無有直達本岸者每年銷數僅及額引十之二三遂致舊引未銷新引又滯縱不爲復淮計能不爲邊引計但疏通之法遽難強其所不能惟有俟滇黔元氣漸復相機逐漸施行或可冀有轉機若驟以行楚之鹽專望邊岸行銷殊有欲速不達之勢且川鹽頓失出路不但釐金無著卽正稅亦必虛懸所損更鉅至應封私井亦地方應行整頓之事惟查川省取鹽於井一井或深數百丈不等非費數年開鑿之力不能見鹵甚有費力多年而竟無成效致虧重貲者視兩淮煮海爲鹽工本輕重相去霄壤且汲井多憑牛輓

又須另建房竈置備器具顧募人夫往往數十家
之力鬻產借債始成一井川民賴爲生計卽滇黔
陝甘流民傭工井竈借以營生者尤不可勝計查
通省額井八千八百三十二眼歷年久遠遂多枯
涸乾隆年間已有議開予井彌補額課之案現在
委員逐縣清查健爲自遭兵燹井竈多半停廢額
課皆係空賠舊井尙且無力推煎更無餘力另開
新井榮縣額井三十三眼此時全推之井只有九
眼惟富順一縣因咸豐年間奏撥川鹽濟楚川中
商竈觀望不前迭經示諭招商煎運該商等不惜
工本掘井增竈因添新井一百餘眼由省委員前

往設局查明出鹽斤數引數分抽釐金多於額課
不止數倍其未能升於課者課以井計井衰旺靡
常課一定而不可易釐從引出引之銷滯無定釐
亦隨之而爲增減釐與課名目雖殊輪將則一旦
從前報部徵課之井如有枯涸荒廢者卽以新井
填補代輸額課實與私井不同況該商等鑿井之
工經年累月鑿井之費累萬盈千直與井相依爲
命矧當濟楚之初招之使開茲有禁川之議勒之
使封似覺難服其心且汲井燒竈多係無業窮民
一旦無以謀生安置頗難亦殊可慮此川中新井
未便強爲封禁及一時未升課之實在情形也

光緒

二年

既而沈葆楨銳意復淮旋取淮商包認川鄂餉結奏上並陳三事曰包餉宜信主保舊商不招新商儘舊引不增新引而一引率攤捐銀二兩歲可得七十萬兩課釐稅可得九十萬兩用以貼鄂百萬貼川六十萬一曰定限宜豫川有積鹽儘運一年止運再限一年止銷令川商得以完舊減新然後淮鹽開售以爲包餉之始一曰用人宜慎特設緝私局於平善壩慎擇道員一人奏領其事並講求煎煉與川鹽埒是時四川總督丁寶楨續舉滇邊官運戶部初令淮商籌銀五六十萬爲運本葆楨亦請如議事下戶部議以

爲不招新商舊商必將把持又舍前奏准商報捐自然之利而行攤捐非政體其定限認餉必待二年則川餉停運以後淮鹽未開以前半年之餉何出且先儘運一年倘聞風靡至何以待之至平善壩緝私責在楚督非江督所能遙制濟川滇邊之欸必待兩年包餉後亦恐緩不濟急奏請仍下葆楨再籌勿惑羣言勿護前見勿墮成規并下四川湖廣總督議李瀚章覆奏以爲鹽有定價攤捐二兩本浮於價川鹽驟停鹽賤私集必困運商局卡置設取給場商鹽綱未開先加股削必病場商包認餉數虛懸無薄商迫威令臨期諉誣兩年期限一年無認必誤

國計鄂食淮鹽非其所欲川商濟楚本由招徠遇剿不順失業可慮必蹙民生且激事變無已請暫配淮鹽運至五府一州於川鹽分地并銷一年再定當以川省滇黔課收如額之日爲禁川立限之始丁寶楨覆奏以爲課稅正供尙多積欠餉非應完豈能如約臨事責問必將交誣爲論包餉不足恃邊引未能卽疏而封禁井竈其害乃至不可勝言并自籌滇邊運本不欲以累鄰商

沈葆楨奏略竊收回淮鹽引地一案欽奉

諭旨令臣妥速會商先期奏定當經分咨各督撫一面飭司督同淮商籌議茲據運使歐陽正墉取具各

商切結加結詳覆臣查禁川復准前督臣曾國藩
馬新貽均奉部議飭行而迄未就緒者滇黔軍務
未靖川鹽無歸各省籌餉同一緊急爲淮計無暇
爲川鄂計顧此失彼此川鄂兩省所以不得不交
章請緩也現在川省運黔邊引業經督臣丁寶楨
籌解鉅款官運商銷在川且存讓淮之心在淮敢
咨貼川之費必須事事爲川鄂設想方合同舟共
濟之誼請纒斷陳之一曰包餉宜信淮南聞有加
引之說輻輳而來雖勒以重捐亦其所甘然謀夫
孔多未必能守此大信與其招新商終不能爲萬
眾無遮之會不如保舊商可以鞏百年不拔之基

臣督運司傳集眾商許儘鄂餉原認之引循環轉運不再另增新引以撓其權而奪其利該商每引情願攤繳銀二兩鄂湘兩岸本可銷淮鹽二十萬引禁川後增銷十五萬引計之共可銷三十五萬引每引二兩可得銀七十萬兩加以原奏課釐九十萬共合一百六十萬兩以百萬貼鄂六十萬貼川鄂省向收川釐分正稅加稅公費三項正稅有分解淮局之款統在此百萬兩中查照向章分別抵扣每年包繳之銀由督銷局按月分解責成淮商將年終截數統算款則如數包納溢則留備滯銷取有各商切結達部將來短少絲毫微臣願當

其咎此路遵部議開誠布公先示大信之辦法也
一曰定限宜豫川鹽運鄂所以勝淮者准售現錢
川售期票歷時既久帳目滋繁非寬以歲月無從
清理卽川省收復邊岸亦非一蹴而成之事川鹽
自井次起運以達宜昌完稅後分赴荆襄等府若
先禁其出售舊積者何由歸本若先禁其入楚已
運者勢難折回臣悉心酌議應以此摺奉

旨之日期立限一年截止川鹽出運自截止出運之日
起再限六個月一律運竣再限六個月一律銷竣
倘屆期尙有尾數存岸或由川商核算成本歸淮
商收買搭銷以免輻輳截止川鹽起運之日卽平

善場設卡之始設卡後限內有來楚川鹽由卡驗明仍歸鄂省照常抽稅放行淮南應於鄂之宜昌樊城湘之澧州等處酌設督銷淮鹽分局仍歸總局統轄到岸川鹽售銷過半方將淮鹽運往各分局先行儲備全數封存俟川鹽限滿銷竣方准接售淮鹽如此寬限兩年則川省舊欠可陸續收回川井新鹽可陸續減運彼時開辦邊岸必已著有成績此遵部議不求速效次第就理之辦法也一日用人宜慎既禁川鹽必停川釐川釐既停販則利其本輕民則貪其價賤難保私梟不乘閒而來引地既經收回責商包餉淮南商命脈在此川鄂餉

源亦在此關係甚大在乎用人臣擬揀選廉明精細力持大體道員先行咨商湖廣督臣李瀚章必求彼此深信再行會同奏派在平善壩設立緝私局總理其事應如何添造礮船抽調旱隊設立分卡揀派委員統由該員屆時妥議通稟會辦襄陽一帶爲潞私浸灌最盛之區亦應派員前往聯絡地方官力籌堵緝以後湖北四川州縣協同淮南緝私勤者獎之惰者汰之此遵部議用人得當私淨官行之辦法也至淮南鹽色自去年清理場垣先儘老堆捆運臣日與場垣各局委員加意講求現運鄂之餘東呂四石塔金沙伍祐各場鹽斤鹵

淨質潔漸可與川鹽相敵向來色次場分飭取原
鹵用灰重淋一次入鏵試煎呈驗鹽樣一律潔白
所加工本每斤不足一文以鹽色之高下定售價
之低昂別場員之勤惰斷不任其以低次鹵重之
質自取滯銷倘禁川後淮局以低鹽充數致鄂民
有食貴食惡之苦臣願受湖北督撫參劾不敢置
辭所議各節是否允洽臣一面具奏一面咨商湖
廣四川湖南各督撫臣秉公妥議迅速覆奏並咨
明臣處以便會同次第開辦再鄂鹽占銷湘岸應
俟川鹽禁絕後察看情形奏請辦理合併陳明又
附片再續准部文令淮南先籌銀五六十萬解川

以備開辦滇岸之用查部文內有四川省邊課收有成數或將淮餉減成或全數免解等語今川省既將黔邊開辦滇邊繼之如果淮商之於川餉祇使籌貼一年則時既暫而不常欸雖重而可集臣當勸令各商指借鉅欸分批起解以應急需倘川省以邊岸初開必須淮商接年津貼漸減漸停爲日較長爲數較鉅且平善壩等處造船招勇事事皆無米之炊惟有俟荆宜等府川鹽銷竣開售淮鹽之日爲包完川鄂餉銀之始以順商情 戶部議略查兩淮夙稱財賦之區比因南饒滯銷垣廠各岸積存鹽包不下二十餘萬引困窳窮而窳丁

及販夫船戶之謀生無路者更難計數沈葆楨目擊時艱急圖禁川以冀復淮原摺及附片臚陳各節自爲裕課恤商起見惟所議有與前奏或不相符者有與政體似不相宜者有尙須秉公會議未可獨斷獨行者饒課爲帑項大宗今議禁川復淮創辦伊始必求確有把握毫無窒礙方足以保成法而折羣心臣等督率司員稽察例案體察情形謹就沈葆楨所陳各條逐款詳加核議原摺包餉宜信一條查上年沈葆楨議覆禁川復淮一摺奏以淮商聞收回引地之信趨之若鶩請於增引時收捐掣籤以昭公允每票約捐銀數千兩集成鉅

款藉充中外要需與此次所稱儘舊商原認引數
循環轉運不增新引辦法殊屬兩歧夫招徠愈廣
則資本愈充商眾運多將分買存鹽可以蘇場竈
之困增認引額可以裕帑課之虛若楚岸歸淮仍
不及時招商增引徒任舊商把持竊恐原認引數
有限不獨定額終難規復卽禁川後增銷之五十
萬引亦尙屬虛詞懸擬未必果能如數運銷以商
少力微不如眾擎之易舉且兼招新商舊商並不
致失業專保舊商新商或不免向隅是於課有虧
而於情亦未盡洽况該督前言招商收捐每票可
銀數千兩此次又言勒以重捐亦新商所甘現在

各直省籌賑籌防需用孔亟淮商既願捐資領運何得沒其報効之忱失此鉅萬現款尤爲可惜是臣等所謂與前奏不符者也從來惟自然之利可規久遠若勉強而補苴之其源易絕流安得長兩湖額銷淮鹽歲六十餘萬引舊徵入奏正雜課銀二百餘萬兩外支雜款不在其內近以川鹽占銷致淮引行楚不及向額三分之一復引地後必須漸復引額按照舊章以每引課釐銀六兩一錢四分核計六十餘萬引合得銀三百七十八萬除川鄂包餉外贏欸尙二百餘萬藉以布置巡防及一切應用公費均可裕如即使銷數較前稍絀但多

增一引便可多得一分課釐臣部前議必復淮岸者誠冀川鹽停運淮引日以倍增徵收大加暢旺所謂自然之利也沈葆楨不此之圖徒議令各商每引繳銀二兩夫商販以謀利爲務計其買票買鹽納釐納課加以水陸挑運繩席包捆需費幾何再令按引攤交彼豈甘心折閱若稽察不嚴將來帶偷漏層層舞弊覲分外之獲以補分內之虧或從而督責之轉得反唇相稽謂非此不足供誅求司釐務者不幾情法兩窮乎南鹽分銷四路除湖廣外尙有江西安徽江蘇三路運商照舊祇交課釐獨楚岸遽加攤款縱在各商別有所圖情願捐

繳揆之政令亦覺偏枯且鹽務攤捐祇可爲暫救一時計今擬歲取爲常舍應復之額課新商之捐款別立攤捐名目使

朝廷虛受加派之名而實失舊有之利已非善策更恐日後舊商借分攤爲壟斷是臣等所謂於政體未宜者也又定限宜豫一條查川鹽之已到楚岸者勢不能任其委棄亦不能強其運回寬以兩年之限俾得逐漸運銷爲川商計則善矣第必俟川鹽銷竣爲淮商包餉之始其先一年半期內川運未停川釐尙在至第二年之後半年川鹽來路已絕釐稅全無此半年中鄂之餉五十萬川之餉三

十萬何從取給亦不可不早爲籌畫至楚岸之禁
川銷所冀復淮課昔年之額而救垣竈近日之窮
耳如該督所議恐川商知一年後之不能復運將
儘此一年內蜂擁來楚鹽到倍多不惟銷竣無期
抑將四處浸灌淮商束手坐待其一年後之能否
接售皆未可知即使如期運售而遲之又久欲以
救目前場竈之窮已如索之枯肆勢將無及更令
收買尾存川鹽成本難免占閣又從此川淮套搭
尤慮輾轉不清易啟奸商弊竇是宜如何變通辦
理之處必當先事豫籌俾臻妥善又用人宜慎一
條查平善壩爲由川入楚要路向來鹽卡皆設於

此惟鹽務責在鹽政而緝務責在地方平善壩屬
宜管轄非江督所能遙制全恃楚督之和同協力
督率有方方可有備而無患昔曾國藩請禁川私
摺內已云事在楚督一心之轉移誠爲確論所有
派船設隊暨委員分卡一切事宜應由江楚兩督
臣妥商會辦仍應責成楚督嚴飭所屬認辦堵緝
無分畛域以成和衷共濟之休又附片稱前臣部
令淮南商先籌銀五六十萬解川以備開滇之用誠
以邊引果得暢銷則川商各歸本岸自不致舍己
耘人否則徒事設卡巡防而不能導之生路難保
無知者之別滋事端此爲川計實爲淮計也沈葆

楨若照部議早爲招商增引兼收捐款似此數十萬金當不難刻期措集倘固持已見必俟兩年後始議包餉殊恐緩不濟急反啟川鄂官商藉口之資而復淮亦遙遙難必徒爲紙上空談是又皆臣等所謂尙須秉公會議者也以上各條應請

旨飭下沈葆楨並李瀚章前奏查核復引包餉章程未能允洽一摺一併督同運使再行悉心妥籌期於國計商情兩有裨益勿惑羣言勿護前見勿墮成規迅速議定專摺覆陳並請

飭令四川督臣湖南撫臣查照沈葆楨前奏條款有於各該省關礙難行之處趕緊核明具奏均無延

若其餘所議如由鄂餉內抵扣應解淮局款項及
責成淮商年終截算缺溢各節凡已經湖廣督臣
於覆奏摺分別駁查者臣部勿庸再議又原摺內
稱現在淮鹽講求煎煉一律潔白等語查竈戶煎
鹽亦須工本當此積困甚深果能捆運有加俾獲
漸資周轉自可冀日有起色若依前堆場莫售則
鹽且無用色何必論煎煉之本猶恐徒費講求其
樞紐仍以增引爲要著該督尤當飭司力圖整頓
以復運額而保羨綱送到各節暫存臣部統俟覆
奏到日再辦 李瀚章奏略竊兩江督臣沈葆楨
咨開收復引地包認餉銀業經議定章程一面具

奏一面咨請將各節是否允洽秉公妥議覆奏並摺彙一件咨送到鄂復經檄飭布政司鹽法道核議去後僉以未能允洽仍應變通展緩詳請具奏前來臣博訪周咨虛衷參酌查沈葆楨原奏內稱現欲復淮須事事爲川鄂設想臣敢不披瀝血誠處處爲

國計民生設想兼爲淮商設想以冀籌策萬全推行無弊查淮鹽以六百斤爲一引五百引爲一票每引商本銀十一兩四錢三分課釐銀六兩一錢四分共銀十七兩五錢七分每引售價銀十八兩僅獲利銀四錢三分今已包認餉銀每引攤銀二兩

計短銀一兩五錢七分商賈惟利是圖斷無甘心
年年虧折之理加以淹銷滯跌何處取償事不近
情豈能共信淮南深知其弊故延宕將及一年未
肯包認直至部文催迫乃始勉強具結仍俟兩年
以後川鹽銷竣方爲完納之始商情之不順可知
況川釐停後川鹽按淮引計算每引驟減銀九兩
三錢二分失業之眾覲此厚利何事不可妄爲曾
國藩有見於此故擬加重川釐徐與相敵曾國藩
百計增之沈葆楨一旦停之是爲川商開一利源
必至徧地皆私淮南並不能保其原有之引地臣
慮其困運商也運商虧折既多勢必停票不運場

商無奈惟有減價跌售沈葆楨劄飭運司有設卡
添巡辦公經費統由場商籌備由棧扣繳等語前
項事宜須於引地未復川私未禁以前預爲布置
積存垣廠之鹽甫謀銷路尙未開綱乃使先措鉅
欸是欲調劑之而反朘削之臣慮其病場商也鄂
餉百萬川餉六十萬均係實收確數川事且不過
問卽以鄂論凡川鹽到岸必令完清釐稅始准行
銷准鹽包認之銀亦應於入境時一律預徵以昭
公允而示大信否則以現錢易賒帳智者不爲沈
葆楨前奏九十萬之課釐與此次所定七十萬之
攤派虛數徒懸實銀何在臣並決其必至短絀者

以沈葆楨劄飭運司有統於售鹽後由局抽解一語該商等迫於威令其敢於包認者亦恃有此層將來售出若干扣繳若干售不足數卽解不足數該商等亦不任其咎是有結與無結同豈能共信在沈葆楨必謂淮釐售後完納係曾國藩所定章程不知此乃江路甫通金陵未復創辦伊始暫予通融文內聲明只有初行時略爲展緩權宜之制未可永遠遵循沈葆楨原奏內稱鄂省川釐加稅內有分解淮局之款統在此百萬中分別抵扣等語查鄂省川課十八文向於加稅五文項下分半充餉分半歸淮最旺之年歲收二百數十萬見於

戶部原奏近日收數漸減而光緒二年分尙收至一百八十八萬五千串有奇除解淮局錢二十六萬一千九百串外實在充餉錢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一百串零臣前疏所稱一百萬兩已將解淮之款提出不計豈可再於此中分別抵扣目前京協各餉刻不容緩如沈葆楨所稱立限一年截止川鹽出運再限六個月運竣六個月銷竣等語川鹽截止出運以後來源已絕課稅無出此一年中鄂省支撥各款已屬懸而無薄沈葆楨又稱包完以後統於年終截數總算缺則令商補納屆時短絀過鉅憑何取挹鹽未售竣憑何完繳縱令勉強抑

勒其事已在來年且來年又有包認之銀舊欠新
逋層累日積終歸無著臣慮其誤

國計也川省井商本由招募賴其濟餉底定東南昔
也設法招徠今忽痛加堵勦於理未順勢本難行
曾國藩前建復淮之議奏內亦云川引歸淮雖素
紀綱實有萬難遽變之勢誠篤論也荆襄各屬軍
民食川鹽已久今忽改令食淮以民間日用之需
強所不習必致驚疑如果加以抑派勢且比戶騷
然臣慮其蹙民生也沈葆楨奏稱兩年以後限滿
尾數由川核算成本歸淮商收買搭銷似是兩全
之計然川竈鹽積如山萬一蜂擁而來淮商已認

百六十萬之餉銀又須另籌數十萬金以資收買
未必有此鉅本勢必扣勒減扣釀成事端且從此
撓雜不清販川則多獲九兩有零之重利運淮則
坐虧血本一兩五錢七分相去何啻天淵奸商改
販川私藉口搭銷更難究詰況川省託業井竈者
不下數十萬人無聊者居其大半閒雜苗夷賦性
凶頑別無恆產上年一聞禁川之信蠢然欲動臣
途次目擊心憂不及徐俟接篆遽有條奏實由於
此若輩知之始就馴貼李鴻章吳棠翁同爵文格
丁寶楨歷次奏陳以爲大慮今擬堵絕川私添造
礮船召募旱隊如臨大敵萬一鋌而走險計惟悉

數殲除是以百萬生靈慘投鋒鏑絕民生計勢必
至於橫決其爲患恐不止川鄂兩省目下西陲未
靖海防喫緊甚至借及洋欸何堪再辦軍需臣慮
其激事變也伏思川淮分界章程本係臣與曾國
藩會商奏定原議准川銷五府一州之地歸還淮
綱須俟滇黔邊引一律暢銷以後而仍以體察情
形不戾時宜爲主現在川省官運黔鹽甫經試辦
成效未睹丁寶楨奏濟楚銷路未可遽停請俟積
引銷竣再行辦理丁寶楨籍隸黔中深知兵燹後
戶口蕩然猝無把握故欲需以數年誠恐黔銷未
暢濟楚先停川省億萬眾無所歸宿別滋事端如

導水然支河分洩巨漲自消強遏其流必致橫潰
臣愚以爲當以滇黔課收如額之日爲禁川立限
之始不當以沈葆楨此奏奉

旨之日卽爲立限之始也臣與會國藩昔年奏定分淮
之界不准川鹽侵入分寸分川之界仍令淮南酌
設子店撥售零引原欲民間習慣自然逐漸進步
彼此斟酌具有苦心乃後任兩江各督臣徒慕收
復之虛名不求立法之本意自會國藩故後襄鄖
等處遂無人運鹽前往良規中廢人咸惜之前本
因川淮鹽色優劣判然致難暢銷今沈葆楨奏稱
現飭分司場員講求煎煉可與川鹽相敵兩淮旣

有潔白如霜之品何不早濟楚民必遲至禁川以
後應請

勅下沈葆楨將各場提淨之鹽酌配引數運赴襄鄖
等五府一州與川鹽一併行銷作爲試辦由臣隨
時稽察不准在武漢黃德一帶私行灑賣致侵正
引該商等暫免攤派成本尙輕自必踴躍爭先可
冀漸推漸廣川鹽價高難與相敵將不禁而自絕
實釜底抽薪之妙策與曾國藩昔年定界初心實
相符合如數年以後分別川界內布滿淮鹽黔滇
川銷亦增暢旺屆期或議禁川或尙須展緩再行
察酌情形會商奏辦至楚督身任地方督銷緝私

是其專責引地規復以後一切事宜均應仍復舊制猶之淮厥課程職在兩江非兩湖各督撫所敢越俎異日邊銷課暢川票果停舊設各卡應卽歸兩湖督臣派委節制以一事權而專責成

光緒二年

丁寶楨奏略竊臣接准兩江督臣沈葆楨咨送包餉立限收復楚岸引地並議覆部議准商先籌銀五六十萬兩解川以備開辦滇岸之用各摺片稿到川咨明妥議具奏又准湖廣督臣李瀚章咨送議覆江督章程未能允洽並附奏禁川復淮關繫數省大局各摺片稿到川臣詳細披閱在沈葆楨總理淮綱亟圖規復舊制遂有包餉立限之議爲

淮南商計兼爲川鄂計非不至周且密臣等何敢不秉公辦理和衷共濟顧作事必准乎人情則推行鮮窒求治必因乎時勢斯成效可循如原奏所稱包餉立限兩事臣愚以爲名則是而實則非也查口岸商人領引認課是其專責然必引銷而後課足如引銷不足額則爲積引鹽務定章原准其分年帶徵未聞令按年包認夫課屬正供尙無包認之理若餉則非商人應完之欸欸非其所應完而必勒之以按年包認彼商人持本求利本一而利十猶將不足若利未形而本先折其誰願之今日淮南商售鹽每引獲利甚微茲因復岸而勒令包餉

就現在楚岸計之虧本實甚虧本以謀利淮商獨非人情乎顧或者曰包餉既於商情不願該商又何以具結包認是殆迫於目前之權勢不得不面從以塞責且亦熟計包認之後卽解不足數官究無法以束縛之耳商人狡獪伎倆每出恆情之外以利誘之且故爲觀望以勢迫之必不能踴躍現在川鄂京協各餉恃鹽釐以爲大宗若一旦舍隨時有著之欸而仰息於懸而無薄之商設使包認之後解繳不足問之商商則曰局中代扣商不得知也問之局局則曰鹽未售出銀無從扣也不得已而咨之江督則又曰行局飭商趕緊扣解也彼

此展轉推延而指撥憑何取給急用之時將何指望乎此則包餉之說誠不可遽爲定論也至臣興辦黔邊本屬川省分內之事現在始基甫創一切經營曾無把握安敢遽作復淮之想且黔中兵燹二十餘年民靡孑遺村市爲墟銷路尙須新開口岸豈能驟復臣此次試辦實因清查邊計各引積滯過多課羨無著而且川東之私梟日熾黔省之招復倍難故極力爲此冀將川商徐導入黔爲得尺得寸之計以維川黔大局而創辦非易卽運本一項前奏借撥鄂東兩省銀四十萬迄今竟成畫餅不得已暫就本省藩鹽道各庫暨各州縣發商

生息項下勻湊銀三十五萬兩先行開辦而持涓滴有限之本銀以籌一萬數千之邊引前空後竭辦事之員掣肘萬狀即使寬以年月尙恐不能著有成效是以臣前奏試辦黔岸卽將濟楚不能遽停預爲陳明今沈葆楨乃謂臣辦黔邊已存讓淮之心遽請以此奏奉

旨之日卽爲禁川立限之始是其急於復淮遂不暇將今日黔岸之荒廢及臣試辦之艱難一爲深長思耳且禁川之舉以現時情事籌之實有萬難遽行者臣從前熟聞復淮之議比到川後卽經派員詳查始知川省井竈鹽積如山而託井竈爲生者卽

自流井一處已不下百餘萬眾加以船戶水手又不下數十萬眾率皆貧極無賴之徒朝不謀夕平時卽虞其滋事刻加防閑至向井商人等微示以禁川入楚之意則僉稱川井之開楚鹽之行從前皆奉文招徠並非私辦今何以忽行禁止必無是事愚頑之民眾口一詞其理似勝卽臣此次議辦黔岸各井商不知底蘊卽謂黔岸舉辦濟楚將停萬眾交譁訛言四起經多方示諭始就安帖而疑團不釋心尙惶惶夫辦理黔邊與禁川入楚何與而井商已刻不自安若禁川之議必行則百數十萬無業之民生機頓絕勢將鋌而走險川鄂之禍

決可立見是不惟復淮不能行將貽岸亦不能辦而亂機一動亦恐非旦夕所能藏事方今西陲軍務未靖尙需重餉而北路山陝豫各省已成普災飢民徧境賑撫無術逃入川境求食者絡繹於途大可隱憂川省近接秦晉設因此有意外之事恐一呼四應其害將不止於川鄂大局所關實非淺鮮時勢若此更不可不長慮而卻顧也至原奏謂楚岸爲二百年來淮南固有之引地而責之以

祖制不可違

國計不可誤誠爲至論惟臣竊思淮南楚岸當我

列祖

列宗承平無事之時大經大法普天臣民同此遵守誰敢更易迨我

文宗御宇適值東南不靖淮鹽梗塞楚民淡食不得不以川鹽濟之其後百計招致商運漸開又復藉釐助餉削平大難由今思之安得謂率由舊章者爲是而變通盡利者遂爲非也查此次李瀚章覆陳各情剴切周詳洞澈利害臣亦何庸多贅惟沈葆楨以臣此次辦理黔岸卽欲立限復淮如果事屬可行臣等萬不敢稍存畛域置淮澁於不問且臣正擬疏通邊引亦可藉此一舉移濟楚之商轉而運黔事機豈不甚便無如時勢殊多窒礙臣實不敢

稍爲遷就貽患無窮計惟有實力措辦黔邊俟將來銷路漸開漸暢可以與楚岸相敵彼時川商之濟楚者或可使漸歸本岸則不必亟議復淮而淮自復似較之日前強辦形格勢禁者實爲有利無害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至片片覆陳部議淮商先籌銀五六十萬兩解川以備開辦滇岸之用一節查沈葆楨所陳情形已有爲難之勢臣逆揣淮商亦恐難集此鉅款即使淮商慨允湊解而川省以應辦本岸累及隔省商人於理未順於心何安且此時初辦黔邊滇岸係屬緩圖但使黔岸自此順手逐漸暢銷則黔岸現在之運本日後挪之以辦

滇亦足資應用正無須苦累淮南爲此不情之舉

也

光緒三年

當是時各省督撫相持於外而諫官之主復淮沮禁川者復交爭於內四年戶部奏以川楚各督固持前見阻撓部議不曰餉源不給卽曰事變堪虞丁寶楨辦理黔邊岸大著成效歲入日贏可罷沈葆楨前奏歲任川餉六十萬惟任鄂餉百萬事無不舉促寶楨接辦滇邊刻期退還楚岸鹽井不必盡封新井分別納稅并令葆楨瀚章公舉廉幹道員赴宜昌平善壩設局以杜川私

戶部奏略查行鹽有一定界限眾所共知兩楚各

口岸例係應銷淮鹽引地從前借銷抽釐原係一時權宜之計臣部於議覆川淮分界行銷案內聲明因滇黔兩邊未靖川鹽一時無本岸可銷暫予照准一俟滇黔肅清卽令其速將楚岸退還淮南以歸舊制等因在案嗣後雲貴兩省軍務胥平臣部屢議收復淮南楚岸乃川楚各督臣固持前見其所恃以阻撓部議者不曰餉源不繼卽曰事變堪虞含此二者似亦別無他說自丁寶楨蒞川後半年以來辦理黔邊鹽務大著成效以言乎餉源則從前鄂省歲報抽收川釐不過九十餘萬川省歲報抽收楚岸川釐亦不過五十餘萬沈葆楨前

議退還楚岸後按年包完鄂餉一百萬川餉六十萬今據丁寶楨奏自上年十二月截至本年四月底止五月以來已銷額引四分之三除成本五十萬不計外實收稅羨等銀三十八萬兩有奇統計六月底即可將額引銷竣截至年底一年期滿並可帶銷積引六七千道確有把握等語是該督臣督率有方各委員辦理得手鹽銷自必日見暢旺課款增多餉糈有藉從此川省自願有贏將沈葆楨前奏按年協貼川餉六十萬此後可以無須撥給將來淮南收復楚岸後儘所入新增課釐專供楚用楚督可免乏餉之虞矣以言乎事變則從前

各疆臣所慮不過川楚連界處所藉鹽爲活之徒
戶口眾多一旦失業恐滋意外今據丁寶楨奏該
督於出省閱武之便道經健樂各廠傳集竈戶及
諸父老詳加察詢均稱官運一行民食賴便鹽價
既平私梟斂迹商民悅服並不爲

國家樹分毫之怨等語是知實惠及民羣情允協商
民既各懷恩梟販更無從聚眾沿邊之民安居樂
業化莠爲良事變亦無可慮矣相應請

旨飭下丁寶楨督率鹽道乘此可爲之機卽與總辦委
員候補道唐炯詳細籌商一面先將滇邊鹽務設
法整頓毋任私商乘隙侵銷一面傳集各商販論

以各還舊業方可爲子孫久遠之謀毋再侵占淮岸徒爲舍己芸人終非長策卽令通盤核計約何時可將楚地存鹽銷竣卽將楚岸退還淮南商知照江督轉飭淮南舊商赴楚接辦運銷仍將酌定章程日期專摺奏報以憑稽核毋再遲延貽誤至臣部前擬各章程其第一條封私井現在邊岸鹽務業經丁寶楨整理日有起色鹽銷漸廣川省新井雖多當此丁寶楨委員接辦滇岸正須購鹽之際鹽斤應有銷路自可暫准毋庸一概封禁惟鹽井例有定額應令查明各路新井責令照則納稅以期化私爲官藉充課餉仍令確查新開各井坐落

地方並井商姓名及各照何等科則交稅分別造具清冊報部備查勿稍含混第二條疏邊引亦經丁寶楨辦有成效毋庸置議其置巡卡講煎煉各條係江楚各督臣應辦事宜而淮南係江督沈葆楨專轄地面尤爲責無旁貸應請

飭令兩江督臣沈葆楨會同楚督李瀚章公舉廉幹大員前赴宜昌府平善壩一帶相度地勢酌設局卡嚴杜偷漏該督等務當不分畛域以維全局而保淮綱至淮鹽色味素劣於川嗣後尤須精求煎煉之方應令沈葆楨嚴飭司場各員認真經理此外一切防弊興利各事宜均應由該督實心督辦

以期始終無懈相與有成不得因前議偶有未行
輒生疑阻致失和衷共濟之道至嚴定期一層
查禁川復淮事關重大縱不能刻以時日亦未可
久任因循臣部前奏曾已言之以上各節應仍令
兩江湖廣四川各督臣湖南巡撫等彙集臣部前
後各奏案妥速秉公籌商以期早復成規毋務虛
言毋執成見各就地方情形實事求是庶可裕課
便民於各該省公事均有裨益利源實非淺鮮矣

光緒
四年

五年沈葆楨知濟楚事難卽停則移書丁寶楨議先
減引以行俾有限制六年寶楨以爲黔滇岸邊引方

暢無難停運亦無須淮商助餉而終慮鄂餉日餘萬
無著因如沈葆楨議奏請事下戶部議以減引不禁
川私於淮無益不可復下兩江總督劉坤一再責淮
商以任鄂餉確數具結以聞然淮鄂議久不決而濟
楚各商慮卽停運則愈爭市川鹽以趨楚岸寶楨慮
鹽積楚岸愈不易停且彼盈此絀將礙官運再奏請
暫爲變通定限月行七八百引事下戶部議可仍請
飭兩江湖廣督撫速籌復淮定章以聞

丁寶楨奏略從前疊准部咨飭禁川鹽濟楚規復
淮岸查欲復淮必先開本省邊岸使川鹽有路可
行商竈不致坐困庶辦理始能允協臣於光緒三

年仿照雍正年間川省官運商銷成法酌擬章程具奏咨部照辦於瀘州設立總局委員綜理其事因帑本短絀先辦黔邊一岸開辦後銷鹽頗暢額引全完並代銷積引徵收稅羨截釐各欸著有成效四年續經奏准接辦滇岸迄今兩次奏銷行引俱能足額各處口岸漸次開通各廠鹽斤漸有銷路此時若令停楚復淮在川省已可照辦惟念鄂省自川鹽入楚每年抽釐百數十萬兩是爲餉需大宗川鹽一停此項卽歸烏有應行協撥各欸爲數甚多究從何出擬請

飭下部臣及兩江督臣議定每年撥解鄂省有著之

欸一百二三十萬兩俾其支撥稍舒不致短絀然
後川淮引鹽各歸各岸復還舊制以全三省之利
如以議撥鄂餉不能如數或所撥之欸不能盡實
則川鹽自未便驟停致礙鄂省餉需查上年兩江
督臣沈葆楨以濟楚如不遽停擬由川省酌定行
銷引數以示限制兩商之臣臣以現在開辦黔滇
兩省卽是歸還淮岸地步所商酌定行銷以示限
制係屬釜底抽薪之法應可照行今若因籌撥鄂
餉一時不能應手似可查照沈葆楨所議酌定引
數行銷之法每年川鹽濟楚准定行引入九千道
以示定限不得逾額俟額餉議有實欸再行全數

復還庶三省均無兼顧鄂餉得以實濟復淮之說
不致徒託空言 戶部議略查光緒三年十月前
兩江總督臣沈葆楨奏遵議收復淮岸包餉立限
各事宜摺內聲明楚省抽收川釐湖北按年報部
收錢一百五十餘萬串計合銀尙不足九十萬兩
如楚岸禁川以後淮商情願按引增繳銀二兩以
湘鄂兩省歲可銷引三十五萬道計每引捐銀二
兩可得銀七十萬兩加以原有課釐九十萬兩共
合銀一百六十萬兩以百萬貼鄂以六十萬貼川
取有各商切實具結送部將來短繳絲毫臣當任
咎等語夫現時餉項最關緊要凡入款之盈虧臣

部無不預爲籌畫川鹽既停川釐無出楚省失此鉅款用項憑何供支若無挹彼注茲之道臣部何敢遽請禁川因於初議復淮時首先令江督傳集眾商詢明能否包交鄂餉嗣據江督覆稱各商聞有復淮之信爭趨若鶩猶恐課釐數有不敷情願按引增攤以補川鄂餉需之不足出具切結送部存案以明大信嗣因丁寶楨奏以邊鹽辦有成效川餉取給無庸借助淮商始議包完兩省歲餉者今只須專顧鄂省措置當更裕如丁寶楨所慮撥解鄂餉不能如數及所撥款項不能實在有著各節查淮商前具之結尙存臣部當不致別滋異議

惟餉需關係甚鉅不得不格外慎重以期無誤將來應由臣部抄錄丁寶楨片奏行文兩淮并請

旨飭下兩江督臣卽飭運司傳集眾商通盤籌畫詳加酌議能否如丁寶楨奏撥解銀數按年協濟鄂省不致稍有虧短迅卽公同定議仍令具結送部并詳由該督臣覆奏到日再行核辦又查此項協解鄂餉銀數從前江督奏稱每年祇須銀九十萬兩其時楚省覆摺亦無異辭乃此次丁寶楨奏稱歲約須銀一百二三十萬多寡迥殊應由兩江督臣咨行楚督查明究竟歲需若干確切咨覆總須以核與歲收川釐大數不甚懸殊爲斷如淮商議定

確數能按年照數協解鄂餉則禁川復淮在川淮兩省均可照行不致再有反覆其閒設卡緝私諸事宜全賴楚省布置周妥方能垂之永久應并請飭下江楚各督撫臣和衷商確酌擬詳晰章程專摺覆陳請

旨辦理再丁寶楨所稱由川省酌定行楚引額以示限制查前定川淮分界行銷章程數年以來川鹽之浸灌淮岸者有增無減故非停運川鹽則淮銷終無起色若徒酌減濟楚引數竊慮官鹽雖減而私鹽更增有損於楚釐並無益於淮運所請應毋庸議 丁寶楨奏略再臣於本年三月內奏以禁川

復淮如因鄂餉一時無著則濟楚自未可卽停或查照前兩江督臣沈葆楨所商減引行楚爲釜底抽薪之法請於行楚引張每月准運七八百引以示限制漸爲復淮張本惟昨准部咨以川鹽之侵灌淮岸者有增無減自非停運川鹽淮銷終無起色若徒酌減引數恐官鹽雖減而私鹽更增有損於楚無益於淮等語是須川鹽概行停止實爲正本清源之論第此時鄂餉無著濟楚尙未能卽停而射利之徒乃因此藉端搖惑使商人貪多搶買致楚岸愈運愈多銷路必滯商本虧折情殊可憫且積鹽太多卽將來禁楚定局川鹽壅積淮鹽不

能暢銷似亦未爲得計又況停楚之成規日久不定致厥竈之浮議日久愈多卽官運購配滇黔各岸亦因此諸多牽制部臣所云濟楚不停不獨南甌受害實并爲川鹽巨蠹者誠爲洞燭隱情可否請

旨飭下部臣查照再行核議仍請照臣酌減引張以示限制之奏暫爲通融辦理俾行引確有定限則浮議不能惑人井戶自無從居奇商竈亦不致折本俟日後復准一定楚鹽既少囤積淮岸自可望大銷實爲兩全之策 戶部議略查該署督所請係爲體察現時情形斟酌變通籌辦一使商人知行

楚引鹽月有定數不致爭多搶買井戶無從居奇
滇黔亦免食貴之害一使楚岸不致多積川鹽將
來容易銷竣禁楚即可早日定局於淮鹽亦大有
裨益且業經該署督將每月川鹽濟楚祇准運七
八百引之數一節出示曉諭各商自應准如所奏
辦理以示信於商民兼爲漸復淮綱張本惟臣等
前此議駁誠恐官減私增有損楚釐而無裨淮運
今丁寶楨既堅請減引試辦應令慎選賢員認真
督查將濟楚川鹽按月酌定七八百引嚴杜重票
影射重斤夾帶諸弊務須徹底清查不任明減官
運暗增私銷方足以示限制再查運楚川鹽既經

減數銷運而楚岸食鹽戶口並未嘗減則減運川鹽以徐圖退步卽當增運淮鹽以力爭進步前經楚督李瀚章令淮南提取淨鹽酌配引數運赴鄂省現分川銷之五府一州地方試辦並銷節經臣部奏請

飭催兩淮照議速辦乃迄今未據江督聲覆殊屬延玩臣等公同商酌規復楚岸之議不獨爲遵循舊制亦可以興復利源方今籌餉艱難則復淮自係急務其事權屬在兩淮而樞紐則兼須責成於兩楚相應請

旨飭下兩江督臣劉坤一湖廣督臣李瀚章湖南巡撫

四川縣志卷之二十一 風俗下
李明墀遵照臣部於本年三月及從前歷次奏案
和衷商榷將配運淮鹽包交鄂餉及設立局卡堵
緝私梟一應事宜趕緊酌擬詳細章程限此次文
到一個月內專摺覆奏請

旨敷辦以整淮鹺而顧課餉毋再含混遲延是爲至要

光緒
六年

七年坤一再奏以爲楚岸舊行淮引引斤六百川水
引花鹽至萬一千有奇數當淮引十六倍而贏請就
川鹽斤數減如淮引以行戶部再議下四川減爲月
六百引然川鹽方富楚民甚利食而頗厭淮地利既
不可遏人情又樂趨便易淮岸之卒復殆未可以歲

月計也

劉坤一奏略臣查川鹽借銷楚岸曩時連檣下駛累萬盈千漫無稽考今既定以限制足爲復淮張本惟治隄以疏引爲先而疏引以籌銷爲急川淮同此銷路必須川鹽能減一分淮鹽始能進一分否則徒有減川之名而無銷淮之實當經咨商鄂省擬由淮南派員前赴平善壩設立稽查川鹽局每月除額銷川引外餘均作爲私論以符部議嚴杜明減暗增之弊一面咨詢川省月銷川鹽七八百引是否照淮南六百斤成引計算抑川省另有科則滿冀川鹽斤兩與淮鹽不相上下便可提鹽

配銷卽或贏於淮南但使所贏之數不甚過多亦
尙能逐漸進步茲准四川督臣丁寶楨覆稱川省
奏定章程每水引一張配花鹽五十包每包連皮
計重二百二十六斤每引連皮共重一萬一千三
百斤等因以淮鹽每引連鹵耗包索六百八十八
斤計之是川鹽一引抵淮鹽十六引四分有奇月
銷川鹽卽以七八百引而論已抵淮鹽一萬一千
四百九十餘引每年共抵十三萬七千餘引無怪
淮南聞風裹足溯查湖北五府一州從前皆言每
年可增淮鹽十五萬引係按六百斤正引計算臣
連鹵耗包索細加覆核並確查宜昌川鹽總局歷

年呈報加稅數目衰旺不一大致相同光緒六年分僅合淮鹽十三萬三千餘引川省減定之數比實銷之數已屬有益況繞越偷漏之鹽尤難保其必無五府一州祇此銷路已盡被川鹽所占淮鹽雖極力經營既不獲盈尺之地焉能圖得寸之功卽甘心虧本亦無路可銷此數年以來所以絕無一商認運也部臣謂其中必有窒礙難行之處可謂洞見癥結但楚岸引地上年臣蒞任兩江後卽派員前赴鄂省與李瀚章詳細熟商一時仍難遽復而淮南場產日增岸鹽日積若並此配銷亦不能辦一不特無以慰眾商雲霓之望並有負李瀚章

代淮籌運之初心丁寶楨抑川讓淮之美意臣督同運司悉心妥籌淮南目前未敢遽存奢望但求每年實減川引若干淮鹽得有銷路無論路途之險成本之重總當責成鄂湘兩局額內各商力任其難酌提淨鹽前赴鄂省五府一州及湘省澧州試銷此項試銷之引李瀚章原議雖令暫免攤派而川引既減鄂省月收川稅未免稍絀且李瀚章來文業已允准設局所收前項課釐不敢留存絲毫擬卽全貼鄂餉儘收儘解庶幾川商不致驟行失業淮鹽或可循序漸進鄂省餉需仍歸有著合無仰懇

天恩勅部查照楚省每年可銷川鹽合淮實數重加釐
訂酌減川引若干配銷淮引若干行知各省恪遵
部議和衷會辦以仰副

朝廷鄭重淮綱漸復舊規之至意 戶部議覆臣等

查鄂省歲行淮鹽定額武漢黃德四府應行大引
二十八萬九千餘道荊州宜昌安陸襄陽鄖陽五
府荊門一州應行大引八萬餘道湖南澧州一屬
應行大引一萬五千四百道有零此次劉坤一原
奏內稱確查宜昌川鹽總局歷年報收稅銀數目
大致相同光緒六年分僅合淮鹽十三萬三千餘
引是川商占行於五府一州較淮南定額溢銷幾

倍而其報局交稅之數不符漏課走私在所不免此後酌減定限若如原議月運川鹽七百引已實占淮鹽一萬一千四百餘引之路通年併計川鹽共抵淮鹽約十三四萬引核與歷年川局報收數目實爲有增無減是川鹽依舊侵古淮銷加以繞越偷漏莫能查禁無論於淮鹺有礙且暗耗課釐甚鉅當此餉需孔迫之時豈容以歲入有著之正供全歸於奸商無形之侵占今卽不爲淮岸計亦當爲

國課釐稅計上年二月川督丁寶楨奏稱滇黔引路漸通所行邊引足抵從前濟楚之數此時若議禁

川復淮在川省已可照辦等語是川鹽已有舊岸
可行原無藉於濟楚今卽勒限令其全停楚運當
亦不難遵辦丁寶楨減引之議實因淮岸未能遽
復恐楚餉一時無著爲顧全大局起見非謂川鹽
無路可銷必須按月運楚七八百引也茲劉坤一
奏請酌減川引想川督素有抑川讓淮之意必應
允爲再減現在究能酌減若干臣部雖未能懸揣
臆斷然以荆宜等五府一州暨湖南澧州一屬額
銷併計究令全儘川銷計分川界內按年亦祇應
銷川引六千道已抵淮引額銷九萬五千餘道之
數際此議復淮岸之時川商自當多留餘地以讓

淮銷方爲兩得其平應請

飭下兩江湖廣四川各該督撫悉心會議參酌時宜折中核定請

旨遵行將來川鹽議減可以配銷淮引若干歲應增收課釐若干能否抵足歷年楚岸所收川稅之數使鄂餉不致有虧應請

飭下兩江督臣督同運使通盤籌畫妥議覆陳至川鹽之占楚岸向來官少私多徒減官引而不能盡絕私鹽則有損於楚釐終無裨於淮運光緒二年臣部奏禁川復淮循漸布置章程五條第三條卽請增添局卡以遏川私茲劉坤一原奏內稱已咨

商鄂省由淮南派員赴平善壩設稽查川鹽局每月除額運川引外餘均作爲私論以符部議嚴杜明減暗增之弊一節查平善壩固係由川入楚扼要之區而宜昌以下江路節節可通自非多設分卡不足以資扼守淮南委員未必熟悉川楚地勢應請

旨飭下湖廣督臣湖南北各撫臣不分畛域協力同心各飭所屬查明舊設巡卡各處所及川楚毘連各界酌量設防認真巡緝務使層層闌截毋任川販片帆隻艦得以偷越入楚民間不能淡食私淨則官必暢行不特於庫帑有益卽楚餉亦可借以周

轉且荆宜等處既能盡掃川私則武漢黃德境內
更無浸灌之虞亦不難逐漸暢銷復二十九萬引
之舊額從此淮綱起色徵收課釐日增於鄂餉更
有裨益楚督李瀚章身任兼圻所有楚岸設局堵
截川私一事應請責成該督力任其難卽令將宜
昌府一帶從前設立局卡船隻僱役盤查川鹽章
程詳加參核或應仍照舊章或宜隨時變通會商
江督劉坤一妥速定議重整規條奏明核辦毋稍
稽遲是爲至要

光緒
十七年